

書叢本基學國

集叔永陽歐

(中)

著修陽歐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叔永陽歐

(中)

著修陽歐

行發館書印務商

居士外集

卷五

律詩五十八首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尙聞聲。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爭喧樹。夜帳驚猿自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一作銷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藏白道天垂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年。髮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爲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翻池草。鳥驚傍井桐。無慘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郢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薰蕕草。轆轤要劍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泛渠。千里脩門對潞浦。好尋遺玦弔三閩。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雛烏起城將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裊蘭苕惟有淚。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兼絮墜。榆雨帶錢飄。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祓蘭流水曲。遊禊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苕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曠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卽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繫一作擊筋歌。無慘漳浦臥。還似詠

中阿

傷春

薰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暄條妒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忖要圍。

公子

黃山開苑獵初回。絳樹分行舞遞來。下馬春場雞鬪距。鳴弦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薰炷爐薰斷。蘭膏燭艷煎。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惟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祕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帳。西樓吟斷月如鉤。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鸚鵡驚風下綠疇。睢苑樹荒誰共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翻如箭。萬疊春山翠

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禊。明月春蘿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難分。東風鶯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棋墅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窮年。人隨黃鵠飛千里。酒滿棲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日

送日衡一作。臯望不休。江蘋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薰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閣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病渴偏思柘。一作蔗。楚詞漢志作蔗。朝寒怯減衣。無錢

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昉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驚野一作火遙知獵。目送雲羅但聽鴻。六着比犀鳴博勝。百嬌柘
矢棒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閑與蚌
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纔馥徑。柳暗欲翻溝。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
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青山答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
斗牛。一作酒開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鯈。一作鯈游。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稀。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濕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鷁千艘隨下瀨。聽雞五鼓送行人。楚波漾楫萍如日。淮月開舲蚌有津。千里壺漿民詠溢。檣烏旗隼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斂。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決決流。汎艎青渚暫夷猶。遙登灞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嵇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
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圃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翔。風高絲引絮。雨罷葉生光。蝶粉花霑紫。蜂茸露濕黃。愁醒與消渴。容易爲春傷。

卽目

李徑陰森接翠疇。押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棲殘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

緘愁平居革帶頻移孔。誰問無慘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野人歸應作詠。灞陵岸遠尙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目逐歸鴻送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謠。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遙。哀猿羌晝晦。悲鳩衆芳凋。紅壁丹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寒香杜。一作杜若江上獨無慘。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鷺峯岑絕倚雲斜。崑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踈鐘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鴻驚不及羣。一驛賦成應援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鉞劍。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陔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欵驛。使駟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潁川此召行聞拜。冠頰凝塵俟一彈。

勸征

沈約傷春思。嵇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葦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苕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開月。牙算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衣翩。當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做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春漏欹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擘音聽已遙。千里羹蓴誇敵酪。滿池滌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纍香杜一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杏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牕雨不聞。

鷓鴣一作鷓鴣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幘塵。鷓鴣枉綠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簾

銀蒜鈎簾苑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爲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要圍。行雲自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濕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雨闊堤長走畫轅。絮兼梨雪墮春煙。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簷欹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鑠曉光飛。遙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函丈臨師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一作王。衰欣識象

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弭蓋共尋幽。鳥啣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桑徧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霏。

陪飲上林院後亭花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醉，爲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滅，幽豔惟應有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聖俞

堤柳纔黃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鎖

歌臺歸鞍暮逼宮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灝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一作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洛成邊。三字一作拂雲煙。征轅一作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故一作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已上八篇居士集已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三字而題云送謝希深今諸本皆作送王學士疑希深第三訛爲王耳

【對奕】百嬌疑用西京雜記百驍事

卷六

律詩七十三首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

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翫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臥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綠苔一作蕨。長秋雨。黃葉堆空塔。縣古仍無柳。池清尙有蛙。琴觴開月幌。窗戶對雲崖。嵩少亦堪老。行當與子一作子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豔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鱗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疎。飛談交玉塵。聽曲躍文魚。粉籜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結綬同爲客。登高獨送歸。郡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岵岵出翠甍。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走馬章街曉。翻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晝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闇，暮霞六花繁。朔吹縈歸旆，賓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翻。槐座方虛位，鋒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爲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鷗。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一作還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宴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驄。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垌，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偏

應邸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陂阻。空嗟音信遙。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監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百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墅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迴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塵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
啾輕。祗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霽。遙知懷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時舉

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臥。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牽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鯈。
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與梅二分題

採掇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歇涼飈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豆兼三代。罇罍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昔齒公卿貴。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嘒。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卽乘鴻鈞。偷醉關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楣丹檻照清芬。一作粉風簾暮捲秋空碧。剝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普光院

巾屨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一作處落。孤月定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禁

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崢嶸。臥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碕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秣對門。野山一作花巖草共鱗峒。獨吟羣玉峯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爲郎戀。疎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奕。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一作沿。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荷深。

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慢。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爲一色。更無纖靄隔清光。

棖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漸爛斑。朱欄碧瓦清霜曉。粲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壠麥風際綠。霜鷓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瑤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黃通之鄆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鄆人相尚食落頭鮮。故俗傳爲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髮況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際。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麈交揮席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藍輿酩酊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介節溫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大名與真定以三月十八日爲行樂之日。其俗頗盛。
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遠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暫偷。因此益知爲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疑物甚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且警激之。

峭巖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羣賓奉笏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逸思歌湘曲。適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忘帝鄉回。遙信雙鴻下。新絨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境。自笑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雨。獨立亭亭意愈閑。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罇。今宵爲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尙勒花。風絲飛蕩漾。林鳥騁交加。獨有無惊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臥。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清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

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惊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

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

醪君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聰明。長松野水誰爲伴。願我堪差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半醉迴一作還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穎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

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爲乏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睢苑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玉山。留滯江五。一作湖應不久。多爲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爲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宮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迴。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罇談笑列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開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爲我留紅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題張應之縣學】夫子一作丈人。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中伏集本皆作中秋。而詩無秋意。又梅聖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世有徂暑之句。今改正。

【寄聖俞】聊一作。

【歸襄城弊居】古詩誤入律詩中。

【霽後看雪呈元珍判官第一首】野花一作春花。麟响一作。璘珣一作。

卷七

律詩七十首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船。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爲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誚其陋。講勸在公卿。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

久開何異鱸鮑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慚禁籞一作養慵踈。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興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遙知爲我留眞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一作錦。衣榮昔時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

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玉瑄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鵲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瑄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詳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尙欲挽行軻。一罇莫惜臨歧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種滿澎田。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

曉謁龍墀罷。行瞻鳳蓋翩。粹容知一作喜色。嘉瑞奏豐年。衰病慚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

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曾懷磊落逢知己。氣略縱橫負壯心。玉麈生風賓滿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祇應行樂費黃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禱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尙能聯句惱詩翁。一作臨晨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猶不死。況君門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爲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榜。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語言能記有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漉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尙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蘂新成蜜滿脾。鸞燕各歸巢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潏潏。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鎖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綠萍合處蜻蜓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裊長竿。短笠輕裘。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水煙埋卻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耐寒惟有東籬菊。金蕊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闊。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祕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我嗟韁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裏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雋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旆送山丘。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檟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歐陽文忠公集 七 律詩

三十一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尙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罇前歌裊裊，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蕊，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牆鏤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無聲。鑿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烏雀聚空簷。青幡受歲兒童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閑臥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佳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章騁一作足。富饒嗣以嘉佳一作佳。篇誠厚貺。遠慚爲報乏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淥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迨今十六七年矣。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女游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一作君歎守螢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清冰。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閣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未忘。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共。黃梁。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她意盡祛。諸老何爲讒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沉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翻同憔悴楚三閩。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黃犬可爲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抔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葉，卻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鷺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丘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丘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閑辭近詩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爲無事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舊兼職。白王仲儀始今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醇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產。日月閑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酤美酒。自栽花圃趁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纓。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尙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上生。漫一作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釀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爲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雞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晝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峯高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一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濱。曾看元臣調鼎鼎。卻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尙思親友念離羣。

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豐穰。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蘓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強猶須詫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

見蔡絛西清詩話以下續添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卻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瑟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剝耳目異。祇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闕放莫可攀。高篇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園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

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己詩。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卽此詩。其他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履姓陳。衆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瑟瑟。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月牆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家。上丁釋奠致齋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宿露。一作宿霧。

【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政趙良耀帶祕閣校理。移京西提刑。即其人也。合入第六卷。

【陳動之挽詞】或作洞。非登閣校理。移京西提刑。即其人也。合入第六卷。

【釣者】釣線。一作釣線。

【退居述懷寄韓侍中】潁水濱。衆本告作濱。不特別韻。而韓公文集載和篇。有作濱。今從之。

卷八

古賦四首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眞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宵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鎔珽賦子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丹其色物旣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嗇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旣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夭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旣殘

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泄和。漓淳雜僞。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旣多。速老招累。侵生齧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旣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是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踈。杳兮條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爲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悅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一作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攝杜若之春榮兮。褰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齠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託根。挺無華之淺豔。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晚蘭衰。夢池草密。慘羣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迴出。可以嗅清香以析醒。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冰萍莖而波溢。絲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葍以敬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遏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失。或雨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卽廣陵之清一作骨。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杳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織。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脈脈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燒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是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蛉賦并序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蛉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阜隸。嗚呼。所謂螟蛉之不若也。作螟蛉賦。詞曰。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螺贏。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二首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竅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蝮。彼鴛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滋兮。鴛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託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鞣冶兮。器不刃銛。木至老朽兮。不見菑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爲。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倕。丹髯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鬪兮。華照欄梯。高構嶮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襟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爲是。旣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且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難追。髮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一首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雖繼而明。卽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穀玉。旅於闕庭。納於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容武英文之業。眞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於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詩之詠流於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峨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蔥。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於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後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荆灼。迺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後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正位。於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於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一首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於中。必見於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章一首

州名急就章并序

敍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爪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穎。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湊。憲袞漢簡萬演。海岱解蔡秦愛。欽潯金深榔黔。蜀漢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闕。句絳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冀利。句濟。蘄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鹽甘崑。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潞敍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蕉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毫薄洛。句莫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斬。句施伊西。

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右皆十。印通龍洪蓬蒙句。筥同戎忠松籠句。右皆十二。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

檀驪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滌廬淪瀟句。梧蒲徐郟扶儒禺句。右皆十四。秦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昌瀼長句。右皆十六。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洛。

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媯。龔恭怵辨。涼梁祁岐。鄴單宿

肅。磁慈維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

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

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壠當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荷花賦】此土。疑是北土。而脈脈而朝朝。一無此而字。

【啄木辭】五財。一作五材。

【哭女師】兩毛。疑毛字。

【會聖宮頌】于茲。一作於茲。

論十首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
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其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地土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

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尙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費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尙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尙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

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爲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爲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閭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

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蚺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

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二。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盛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

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

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爲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尙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

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得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非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線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

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於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於昭成。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秃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卽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昇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一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尙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况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

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入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爲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責。而姦雄篡弑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其任賢得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爲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

人生而暴僞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三首書一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一作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粃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粃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

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一作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爲之。可也。柰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免不了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人足。井田旣壞而兼并。

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畝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責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四字無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乏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旣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與貴者，化羸糶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_爲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爲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

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其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種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備。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此外固無築室反耕。

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效。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隄水衝。民田祗百戶妨闕。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正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做倣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候。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据檢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爲援。旣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爲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一作虎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一作索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旣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爲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瀾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旣出。卽戎人爲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兵。伺吾人之顛頽。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

使子淵尙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尙。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爲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緜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

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刪去。惟京本英辭類彙，似少僞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本論】以教道道一作導而於一作而已一作而立法以制之一作之財一作今四海三上一敢驕一作驕又驕一作驕

【原正統論】正統之論一作正統其一作無其詩一作其下同於列國一作周之太師亦仲尼以為至以加

正月四十五字周室明王統之所在一作仲尼以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始去疑推尊

此下一左驗一作其唐授之隋授一作受至其至字下

【明正統論】其一作正則一作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相兼一作相將安與乎此下注文一有東

可謂之正統乎此下注文一有魏篡位一作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得之者少也一有者字正統之

說四字之上【有】以其得之者少所以其為名甚尊復正一作後正

【秦論】其德一作其夫始皇至廢秦也二十八字施政之寬猛雖有不同而其大體往往不能改秦也故自天子

百官之稱號下至郡縣阡陌之制皆因秦舊而用之然則秦之改作若以德而附之何害於正統也夫始

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耳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三代之相傳而王也飾之禮樂文

豈大公之論耶漢之興也起於亡徒而至皇帝非有三代漸積之德非甚醜秦則不能見其興起之功昔

周人道紂之罪多孔子尚疑其不至於是矧漢儒之私說乎然後遂惑其說而雷同者也

【後魏論】迭強於諸侯此下一有所不取也此下一【有】天地之生萬物也人以聰明而為貴人之分

者干貴者爲逆。聖人之推與善之誠。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夫苻堅。此下脫言進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干帝王之統。其可乎。八十八字。

【梁論】胡謂而從之。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爲定本。今並存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贍無節。贍一作贍。今坐華屋。今字下脫。請試言之。一作請試言。高化軍疑。惟耗。惟一作雖。有支移之賦。一作賦。

征有

【塞垣】斥堠。一作牙帳。一作可。我師禦扞。此句疑。藉城險。城一作賊。

卷十

經旨一十三首

石鶴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寧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鷓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磧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鷓。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鷓。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鷓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鷓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鷓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鷓。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鷓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鷓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鷓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鷓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鷓。先言六者。石鷓微物。聖人尙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鸛鷓來巢。不書幾鸛鷓。豈獨謹記於石鷓而忽於麟鸛鷓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與。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闕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

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象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爲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象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爲。凡卦及象象。統言一卦之義。爲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爲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理其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疑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於譬駢鼠豕皆不遺。其及於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

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象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象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据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象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象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

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繁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闢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旣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土俗善惡之事，闊廣遠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喻。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

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始一作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

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在。一作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於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鄆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尙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禮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

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旣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况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

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尙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

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况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一作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爾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閩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爲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爲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石鶴論】獨經一作經獨。

【辨左氏】人事也。一作乎。一作史。替馥。一作

【易或問】文海作答問。卦爻象。於泰於否。文海作而否。

【二南爲正風解】可與不可。與一作亦。

【定風雅頌解】滅然。滅字疑。

【十月之交解】亂說歸向疑。

卷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墓誌銘六首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散。之他國。有居讜者。卽爲讜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考一有字。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及。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旣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爲尙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

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問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與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羣書，日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卽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一不敢字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旣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效，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蹙，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卽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詩，以詒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卿居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卿之有碑由

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尙書職方員外郎諱鄴。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尙書諱蠟。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尙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卽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勸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執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窳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贈其皇考禮部尙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瀾皆將作監主簿旣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瘡裂。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眞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於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簣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尙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

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槲。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於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七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夫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冤者立

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者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王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開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闕。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旣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廢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卽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於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儉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一作}子。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諱。遂緣爲亂。公爲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於蜀州之廡。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儒。扶其柩歸於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於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於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於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

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旣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己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祁公神道碑】景祐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德。

【諫議楊公墓銘】錄一作學乎聖人。四字上一其婦。一字上一有而字。

【王公墓誌】水丘氏集本多作巫丘。

【薛君墓銘】又監一作後監。

【盧氏墓銘】將作二字上疑脫。適字。

卷十二

墓誌銘六首 石櫛銘一首 墓表一首

漳一作郭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魯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於袁州之廡。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於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

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墜。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一無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卽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塹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尙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旣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於長春殿。賜緋魚袋。卽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旣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疑。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秦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於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于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爲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爲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慈仁厚下。爲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疑爲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家爲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脈曰：疾勢風甚盛，脈宜洪，今細蹶，殆不可爲。晝未盡數刻，啟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修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隴岡表初稿，其後刪潤頗多。題曰隴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旣而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爲。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子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

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蕘蕘。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槲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槲。粵七月己亥。旣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槲。旣密旣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附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

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於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泠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於下土。昔事姑兮。今從於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己。立於朝廷。發於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於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於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於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兮。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張氏墓銘】其先張恕本作張氏荆門荆一作薊其家居一作益盛，益上有族字嘗世家嘗作當家，上有名字節之無之字跋墜作跋墜及其

作及見其夫莫見見作及

【謝賓客】魚袋無袋字

【張司錄】山東山下有南字可兼可得可作

【先君墓表】皆無恨一作皆無有恨通州判官石本瀧岡阡表作道州歲取百千百一作十抱汝文纂作劍汝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居士外集

卷十三

記二十首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尙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於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於是。官吏之緩猛繫於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圻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基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爲。獨榜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闊。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卽其舊而新之。卽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旣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此字無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爲一無二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旣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剗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爲己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慚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

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書一作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旣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嚮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

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眞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齋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卽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爲。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系。聯巨。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嶂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躡。若鬪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紀於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因其索舊句。揭之於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鄭魯相介。纔一二十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鄭魯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陝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作無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庫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孳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蓼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甃其一作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子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露，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靈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亦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眩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

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葑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既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基錯。包籜櫛筍之贏。歲尙十數萬緡。坐安候^{一作厚}利。寧肯爲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彊。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於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園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器。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歸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

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四字一作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一無此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惣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圻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尙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孟之具所^{一作}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賙，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子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慚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慚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

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眞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輦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歷六年月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

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隱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安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淳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於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旣壯而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於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於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於朝廷而列於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於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於彼而伸於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虵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鱗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

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續添

慶歷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於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爲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政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卽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

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壁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於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買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壟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以立諸其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淨垢院記】處其處上有聚字。十有八無有空且空下元缺一字洛陽洛上有損小無損三十六三上有凡字。既畢。畢作遂爲無二字。

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什邡縣隸漢州。諸本皆以邠爲方。非以苟滿歲一作未嘗有敢字。君行達君疑作若。恕可知矣矣作之下。

一作其下。

【明因塔記】千百年。千作十。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恕本有此。

【叢翠亭記】周營。恕本同。常以作皆。嵩室。同注。最獨。無最。治亭。同注。連者。一作節者。而刻之。此下一有云字。

【大字院記】某人題。某人乃作乃。

【東園亭記】脩友。修作子。為大。云。僖二。二下有十。始約。約作得。乃希。乃作出。幾一。無一字。未出。作未出。少以。以作從。風土。

一作土風。給生。給作急。豐年。年作居。往求。作佳木。益脩。脩作修。不復。復下元缺一字。幾閨。閨下有字。其溜。其作之。石物。無物字。友

蓋作善字。二年。文蔽作也。也作。

【樊侯廟記】廟而食。廟上有亦字。腎腸哉。無哉字。貽怒。一作移怒。以騁其恣睢。無此字。有司。有上有宜字。不興。不作始。壯陽剛燥。

四字作以。使風。使上有干陽氣。能字。

【東齋記】之東。東字作視字。以燕。以作其。誦之。誦上有字。雄富。雄作奇。在體。宋文粹此下有也字。傍有小池。宋文粹傍字上有齋字。而某。二字

作於其壁。同正。

【伐樹記】其根。其作三。庇之。庇上有奇字。七尺。尺作弓。杏之。之下本缺一字。死勢。死上有其字。

【戕竹記】恕本記。侯利。同正文。

【游儵亭記】是為。同正文。心者。無者。

【浙川記】浙作浙。之資。資作要。所餘。所作。甲子。子下再有今。惠聰自。無此字。雖老。無雖字。

【藥師院佛殿記】之賈世之作以生以下有以其無以琢磨作磨然後所食後作以庇我以上有浮屠之下

有人能教 我之有無有所欲用之之字因具言因下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文獻作問其所

為江達云修佛殿者乃李遷之始造歲月造之歲月可喜文獻作十六日無十字有夷陸

【偃虹隄記】想本作臥虹按文忠公祖諱偃也所記記作金雞之右右作長一千尺高三十尺想本作長三尺萬有五千五百工

【大明水記】取汲者一作取秀卿秀作謂山水謂上有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文纂

字上有而字江達云此有而字乃與下句相類虎丘石井泉招賢招字本疑玉虛二字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江達云此篇

瀑布下皆戒人皆下有食之之作岸時時有本疑此井為水為作

【孫氏碑】來世子孫無孫不必問問作遺家作遺此井為水於

【三琴記】皆不知皆作

卷十四

序一十二首

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尙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敍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於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於籍田。禘於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廬纔一二而已。故敍禋祀。享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於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於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爲柴柵。班伯以名聲爲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倚裳摩挲。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一作紳議者咸傷冤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誠字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邇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一作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鑿。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擲鼈。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僮旁扶。登覽一作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

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於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羈，出入府門下，人固翬^{一作背}視而概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遠。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一作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澗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作一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旣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

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篋箴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於科，又同爲吏於此，羣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

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爲最深。是以一作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旣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其止也。於詰訓旣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旣長。見廟筮賓而加玄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饑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

至於此字無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質者何謂。然因考於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預鄉進士自河南貢於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煒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無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

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礪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尙書郎來武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爲天子司直之臣。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臥錦。爲世名郎。綠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輶長道。摻祛爲一作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昌名下有日字

古人之命字

一作古之命字

所道道下有者字

作字說三字

所以尚無以

後悔後作無

一朝朝字本疑

博

【送陳子履序】

恕本作陸按子履乃陳經也後歸煒然卓

或曰陳曰陸曰煒然卓

所以尚

後悔

一朝

博

其聞聞作文

致思思下有也字

發辭辭下有也者

卷十五

序七首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

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一作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勅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於一作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

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一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心，不得達於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州不壅而聞於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偃記中庸事，列於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旄，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岐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

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下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

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於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一作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象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象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此卦六四之類是弼卽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

善畫工來松一作謨寫以爲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秦州軍事判官。卒於任。比某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於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闔。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敍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一無此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爲龍鳳花。

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礮試。相但一作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一有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於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一首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涂山。而

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憚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之。憚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憚幾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憚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僞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憚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閫。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

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黃庭經序】其生者者下有也字

【送王聖紀序】前年前作二吏無無吏字言水旱旱下有事字訴於宰相四字作叫四出四字作分幾民之三字幾不得幾一作幾達幾一作幾霖潦二字作水旱易見見下有也通於於作吏居居作生死曲直作曲直而民之志凡二字聞於州

聞于作於上作乎天子者縣不樂而民志通者已上八字恕本作令與主簿尉先之而已天子仁恩下而降于

達乎文令與主簿尉云云主簿作尉佐是縣作尉以夫二字作予因二十四日作十日無二四及下無二字

【送太原秀才序】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某序按是年六月公改武成判官明年二

【傳易圖序】至其無其有激云爾作有激昔孔子子下有其事無其必以書夫子自作子下有取卦體

體作辭其下有以偽謬偽作聯屬屬作孔子言孔上有不必作必也必作必其證證作知矣矣作雖有述

者者下有不得列于學官故上自孔子至于王弼迹其所自來以作斯焦贛費直二字上各自得作自言

之學無之漢末費氏末下有

【七賢畫序】文纂作銘七賢畫事示魚生汪遠云此篇文體似非序但文纂作銘字可疑王深甫長樂集

之頌贊將以刻石永告來裔而回也不肖亦辱於此數則公無蜀物一蜀物無始為贊文纂作

所請作詩者不一也恕本作茶錄跋尾又一首贈薛少卿佳客時文作齋夕作致治平甲辰七月丁丑

【龍茶錄後序】熙寧時文作茶錄跋尾又一首贈薛少卿

時文作治平元年七月十四日

【桑懌傳】本舉無本往來文載作往來里中四字作為也也作夜入潛入其篋篋字下有中衣馳問里父

凡二十字推仆文載作轉運使文載無嶠古險渾字涂山涂作捕之無之宣頭無頭授名名下有捕罪

黜巡檢檢下有其間二字見召擇至京此下脫輒出出下有數日作十民皆走居民字獨有無有三日上

有後則攜文獻作其具據具不畏畏字上刊本缺一某處處作察其實察得其實卒若干作乙若干按乙
刊本作復命復上有非我我作送三班行下有與兵馬與下有手殺二字而自伐而作與詐取讖也與無
卒疑誤復命而字三也亦思之然無此以行無二二廩見民見上有又善劍善下有常畏作常遇人文獻作而能者者
然偉烈偉義古人之有然焉文獻焉不誣誣作知今人知上有懌懌所為然然字次第之之下有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爲作贊并序今此卷有其序而贊不傳

閩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卽五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卷十六

書八首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忽卒一作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謂字。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

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啟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鷲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旣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纘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旣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殺幣。篋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旣美。其意旣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旣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一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闈謁者。以道一作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且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費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剪剝齊整。凡今之紛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

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

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遵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

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字使臣下誅

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

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

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

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亙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

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

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

又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

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

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

居則握手其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賜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

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與石推官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論。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梲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毋彳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於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己疎淺。一作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願寮吏宜有助。而闡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卽蓍龜之神。而再三黷。

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卽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若。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釋，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旣時，耕種旣得，常平之粟旣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旣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旣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三字一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旣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恟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鋼。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閣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范司諫書】此又非一。文海無一字。

【與郭秀才書】羔羊一作羔鴈且少一作甚少

【與張秀才第一書】勤勞一作且勞勤

【第二書】剪剝一作剔剔發之一作發堯禹一作堯舜禹孟軻之言道軻一作子

【與石推官第一書】誠先誠一作試

【第二書】文章一作文字

【答王相公書】伏讀一作捧讀猶卽一作猶叩寵若一作寵答消息一作稍息愁無爲愁一作樂

【投時相書】炳然而精四字一作粹然而精賤技賤一作賤役

卷十七

書一十一首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

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爲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力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閱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

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旣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旣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召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旣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

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圜。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一有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仲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闈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耆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旣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

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關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問。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

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倏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

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敍，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愛。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

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臥在床。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卽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

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尙有違慢之辭。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於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卽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

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笞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伊尹者。一無者字私自。一作私以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一作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

【與高司諫書】於子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予友尹師魯以足下。不可屈之節。風字下。一有曲字。不以賢者。一作以不賢者。

【與尹師魯第一書】見有就死有作其一

【第二書】五七盃一作七

【第四書】及陝一作及

至陝

【回丁判官書】自如一作今乃一作今乃一作今

卷十八

書一十二首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儻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一作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變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伴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

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遠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叢爾之質，列一作限於囚拘，瞻望門牆，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

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葦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而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前。尙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尙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尙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研在近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數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古儒一作玄翟先生碑。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宜。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己。不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楸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汙。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拜。

按內翰符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既與刁君不應稱丈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旣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卽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傅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如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_{一作}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尙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_{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

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尙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士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旣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厚。一作重。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蹙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謝。

【答孫正之第一書】今又疑二字

【第二書】三十年前。一作年三
以前。

【答祖擇之書】兩策。

一作兩冊。

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知字下。一有於字。

【答徐無黨書】於辨論經旨。

於字上。

一并有前所記。

記一作寄。

卷十九

書一十五首

答宋咸書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尙或不然。當賜教。尙熱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書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

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旣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尙繁。伏惟爲國自重。

一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於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爲恨也。去年辱書於穎。又客之來自滌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爲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爲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爲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鱸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爲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爲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惊姑此爲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論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傲爲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爲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

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脩再拜。莊宗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卽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爲幸。脩再拜。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修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會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尙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鬪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卽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爲便。緣脩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續得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爲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爲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爲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爲善。昨禮院定諡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正避御名。音同所改也。文賢有成曰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爲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閣本制也。然不見初起年代。今乃入閣。却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舍元大殿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已下此入閣之漸。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前殿入閣。唐末卽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閣。自後唐至國廷英入閣。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

入閣尤。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爲參詳之。
誤說也。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鄉一作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

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敍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三年續添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

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賢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彙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案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爲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茲者人至

此下又有又字

【與王深甫論世譜】前世

真蹟世字下有同字

況一人之力

真蹟況字下有以字

【同前】

以集古跋裴公紀德碣觀之則此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脫零數

【同前】代亡

一作代之

【與蔡君謨書】自三代

此下一有秦漢二字

奔走

此下一有山川險阻四字

不足以示人

不字上一有恐字

自傳

此下一有也字

卷二十

策問五首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

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爲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爲相。後之人言爲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尙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諡議一首

贈太尉夏守贊諡議

議曰。謹按諡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諡莊一作壯。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瀆。諡曰忠僖。謹議。

齋文一首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左之威。巨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六首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歸。耐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卽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無窮。尙饗。

祭五龍祈雨文 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兩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尙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巾車而卽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飈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尙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尙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卷二十一

譜三首

【石本】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當漢之初，有仕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尙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不顯。至其孫頤，頤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欽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詢 生四子							景達 生一子
	倫 闕	肅 生一子	長卿 闕						僧寶 生三子
			邃 闕	盛 闕					頤 生二子
					約 生一子				紇 生四子
					胤	器	德	亮	詢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

萬生一子名亡。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通生二子。

幼明生一子。

昶生三子。

璟。

幼讓闕。

琮。

楚生三子二名亡。

某。

遠。

託。

戌。

某。

託生三子。

鄂闕。

				偃。 生三子。	信。 生一子。			佺。 生一子。	
暉。 生三子。		旦。 生二子。		觀。 生二子。	端。 無子。			素。 生三子。	載。 生一子。
宗顏。	宗道。	宗古。	脩。	昞。		藹。	曉。	霈。	鑿。
									煦。

				傲。 生三子。				佺。 生三子。	
				穎。 生三子。	羽。 無子。			翦。 生三子。	
		頊。 生一子。名亡。	顛。 生一子。名亡。						
				昱。	景。		勳。	凱。	暹。
								宗孟。	宗閔。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柳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爲孝德所感爲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蘆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仕南唐爲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仲第三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餘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爲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任，第三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十仕南唐，爲靜江軍團練使。據宋史所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爲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

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爲

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四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傲，第四十三仕皇朝，爲許田令，葬奉新，累贈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翱，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爲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爲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爲人方重寡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爲政清廉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尙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處士諱且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爲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考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欽彭岳閩饒八州爲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顛爲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爲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爲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諸房譜皆以此圖爲首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一作于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五字一作歷夏商周以世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自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

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爲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二十六字一作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一有閩君字。搖復以爲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一有蹄字。之後有仕漢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千乘之顯。者曰字二生。和伯。仕于漢。世爲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四字一作渤海之顯。者仕于晉。最顯。一無五字。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居于南。仕于陳者曰頤。威名著于南海。頤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爲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爲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爲吉州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萬生某。某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爲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僞。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鄉二字。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前。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

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以爲身之媿尙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諡與其行事則具于譜一本自以其族奔于長沙至其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五十七字改云以其族居丹陽吳郡豫章然皆不顯而實之族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無所稱至其孫頴子紘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察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察八世生萬萬又爲吉州安福縣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譜著廬陵儒林鄉歐陽里爲定者因其舊也初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顧至通史皆以爲臨湘人而詢之舊譜則以渤海之重合縣都昌鄉仁貴里爲著定者亦因其舊矣自脩皇祖始居吉水之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脩之世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語學由是廢絕而唐之遺譜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略依其上下旁別作爲譜圖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別前世簡而未備歟因上承其祖爲玄孫下繫其孫爲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夫惟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孫別而自爲世者各繫其子孫則上列而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譜圖

詢 <small>生四子</small>								景達 <small>生一子</small>
長卿 <small>闕</small>	肅 <small>生一子</small>	倫 <small>闕</small>	通 <small>生二子</small>					僧寶 <small>生三子</small>
邃 <small>闕</small>	顛 <small>闕</small>		幼明 <small>生一子</small>					頤 <small>生二子</small>
			昶 <small>生一子</small>			約 <small>生一子</small>		紇 <small>生四子</small>
			璟		胤	器	德	亮
								詢

琮

幼讓闕

自琮以下七世其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彪弟曰萬萬生某某生雅自萬以下世次具如左

萬生一子名亡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託

遠

楚生三子

長子名亡

第二子名亡

戌

託生二子

鄂闕

柳生八子

俊生一子

翱生一子

葛

			傲 生三子。	
			穎 生二子。	
			昱	景
		顛 生一子。		
		頊 生一子。		

此譜圖與石木大槩相類。惟子孫之多寡，名次之先後，微有不同。凡善十五處。

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不可紀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人。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歛八世，歛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贇等，上又列唐吏

部尙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而譜自涿郡太守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於其夫人曰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陸。字公安。陸夫人陳氏。生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爲博士。其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士。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子曰歛。字正思。漢氏以歛爲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又云容受尙書於伏生。自容至歛八世。疑漢所謂歐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爲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而譜字彥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繆者。皆不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壽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迹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

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譜爲例而審求之。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爲正。而存集本於後。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凡玄孫。

凡字上一有故字。一字彥士。一作世。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顛。唐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九射格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

而入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酬。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居士外集

卷二十二

譜一首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鋸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嶺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

人亦罕用。惟研簡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銛者。尤發墨。歛石多銛。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一首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以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白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三河間。一有最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一作混淪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一作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瘦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圍。一作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瘦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

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葉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羸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揪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揪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藥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靛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

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鞞。故謂之鞞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其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撒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撒之。九葉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葉。爲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字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尙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

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襄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干五字一作常。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朶。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

篔子人家治地爲畦。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甫。家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醃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尙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莧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口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二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脈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旣去莧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稿。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

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毫。以模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閩。而凶訃已至於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硯譜】惟此崑石此一作歸峽。此下一有同字。

【牡丹記花品序】以自私此下一有也字。偏氣之美一作偏病之氣。萬物之一怪也或無一字。

【花釋名】或以氏以字下。一有姓下。九葉真珠此下一有紅字。司馬坡一作坡。此下一有宅字。因曰一作因。此下一有名曰。有一白點如

珠而葉密一作點白如珠。其葉密。或作密其葉。丹州延州花此下脫一者字。崇德寺一作崇真寺。如拍板此下一有之狀二字。不過一二朵二一作兩。

此花黜矣此一作其。丹延已西已一作巴。

【風俗記】以菜葉以一作用。尤著者此下或有一人兩字。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

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二三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以鍼花三字上一入

其膚。花輒死輒一作皮。一作必。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敍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有梅堯臣跋。蓋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名。大概

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異。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萬朵而已。蓋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白常花唱酬爲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仕西洛。作花品。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或信耳。

卷二十三

雜題跋二十七首

書李翱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稿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

於工曰。彼篋者。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者。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曩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直一作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

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一作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

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

漢間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

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而。無時爾，此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

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

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

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翱憂者，又皆賤一作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景一作皇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湖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吳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

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爲大族。其子弟從子學者，往往有聞於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爲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爲寇，請行自敗，不卽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

官一作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一作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子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趣一作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逾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士人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

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皆一有。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一作俗言見畫鬼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脩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

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尙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於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於穎。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於家。予旣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尙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眞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

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維不以智造。而力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此字無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十字無此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旣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

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閱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

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扁鑲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眞宗時，劉子儀當直，旣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閤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驟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於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獾，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禱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旣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論尹師魯墓誌】故條析石本作故可當之石本作可而不簡類彙作而必求其可當務盡其道理石本無二

其歷貶石本作歷盡知師魯四字上石仁義石本作忠義其學石本無叫屈類彙作於其銘文石本無乃云銘

文石本無以非罪石本無未必為非石本無故不此下一若謂石本作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類

作皇皇甫湜韓文韓文誌云石本作之戲石本作孔子言石本作故師魯之誌故字下一豈恤此下石本

公誌與李翱行狀誌云誌言石本作之戲石本作孔子言石本作故師魯之誌故字下一豈恤此下石本

【跋永城縣學記】唯真蹟作廢而真蹟廢字世人真蹟無

此卷論尹師魯墓誌卽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請諸潁州與

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爲添換并遺辨誌又答嗣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當辨

爲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爲語尹氏凡三十九

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尙或可疑姑附於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訢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時

固無甚添換也

卷二十四

近體賦一十一首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並引狀

臣伏觀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羣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爲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世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爲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推誠應天。
豈尙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常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

白晝晦冥而四垂

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

日食正旦雨冰木枝

今春二月

如此之類皆陰之爲蓋陰爲小人與婦人又

爲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爲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况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分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

一作聽

聞

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

覺悟雉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

之聖明不問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

一作忠

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

於旒辰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尙。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勗。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內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尙。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礪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尙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設諭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楊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璣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陸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地以同彰。

稽往諫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宇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偏。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一作列辟下陳。由陛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子一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觀。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楹新寶構。萬杵逐歡謳。照爛雲薨麗。回環壁水流。冠童儀盛魯。蒿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橫經盛禮脩。微生聽鼓頤。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平土之職
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上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牒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觀。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旣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旣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羣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鄴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葳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綵纓。且異文竿飾。非同詡舞名。竹宮歌愆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媿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芟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爲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乎寶而奚爲。捨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馬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旣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旣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尙。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實大化於無爲。致爾漢皁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蠙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哂。

博愛無私詩(闕)

賞以春夏賦天子行賞
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勳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蠶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爲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爲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持而后軌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德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爲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之以起南任也之以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己求其端而取象法太族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爲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爲和而爲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饑在乎察動靜以爲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彌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振時且異夫賜以鞶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袞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爲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祇畏天道
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爲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爲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洽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憲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爲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轍。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修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釋聖猷。鋪昭皇極。眷難悚以爲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爲大而君則之。故定于萬國。

斲雕爲樸賦除去文飾歸彼淳樸

德以儉而爲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僞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尙。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僞者在塞其源。

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桷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籥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尙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帶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隴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尙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王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剗剛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

紀地之名。用能縟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禁經瀆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浚。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舉。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尙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

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尙。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責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爲鞠而斷爲棊。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柄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

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剗闕斯主，翫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

魯公之後某本周禮見振奇集已下續添

侯國脩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爲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尙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弃芳猷蓋罔蕪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王室而作離黍何俟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為治之極。則其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焉。致邦儀之舍厚。

秋獮詩見古者題詩

籥籥迎寒。至商飈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敵為裘。索享儀非蜡。圍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進擬御試賦引狀】自四年來四字下有五字

【玉不琢不成器賦】可成一作可名難成一作難明

【賞以春夏賦】必順一作先順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一作發南任也。物之以成。養育一作長育有常一作無差無爽一作不爽。具在一作其載往牒。攸欽一作往事逆一作事有災而有饑一作或饑。主教一作主殺而不行一作不。故能一作蓋某。

且異夫賜以鞶纓一作豈比夫。贈其袞冕一作贈夫袞冕。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完為鞫完當作梳

卷二十五

論三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闕】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昧古有臻於
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
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
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
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
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
神農黃帝之爲世。【疑】然而治旣行矣。民旣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爲。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
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詔。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鞭扑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澀盟約。要之於信者。由
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
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
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
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遠之者。末世之爲

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未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與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竊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噬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日【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

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墜耳。奈何俯仰王佐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天。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始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賸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寶。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王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祕。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羣生。瞻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誘而爲善。惡賢。

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夭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奧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八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嗛其事易士就閭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

寬之帶經。王猛之賣舂。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茲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爲如何。無惜辭費。

對講天人之精祲。責少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興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爲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聘。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未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間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疑】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

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以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爲進士。【疑】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爲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爲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眞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爲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眞僞。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士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眞。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土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媮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絕其僞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爲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敍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

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尚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爲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拯溢。卽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爲之防。曲爲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告災肆赦。帝典之奧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眚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羅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箸者不能救饑。持鞭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圉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息旣久。垌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糜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驚。誠由騎兵不

可以闕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寔爲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藹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房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厩。禁原蠶。著爲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牡荊以指靡。包虎皮而載戢。一作聞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爲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施之於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顯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郅封。佐堯而爲農師。居鹵成於王業。綿綿之颺。本仁積功。膺膺之原。聿來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逃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艷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

賦。頗析西賓之間。建邦之利。折理奚長。諒茲俊髦。精於經傳。敷言條對。勿尙猥并。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邠。士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辰。卽神臯以開壤。據澗灋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豐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雷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蕃。各有爭心。必虞彊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興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寢微。寢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遲賢之席。行則馳裏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幽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摛紳之議。立制策以待雋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樛昧之微。舉皆管淺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爲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 井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闕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爲恥。傳春秋蒙誣艷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丘賦。被蠶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蠶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於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徵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勛

華之闕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爲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權酷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之者翫骯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爲梗概。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於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爲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爲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誠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爲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恥。惠人者子產用心。著於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寧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故被以蠶尾之謗。夫傳

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推一作機而行之。非爲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譴艷。豈丘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蠹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旣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恥。以遺愛而見稱也。荒屏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唯殺。嘽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一作雖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慨形言。孟嘗所以投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爲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爲詳悉。傾竚治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爲大中。發之爲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爲之防。爲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爲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爲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

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唯殺暉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爲之墮睫。亡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蹙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闕規。溘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俾圖。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旣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尙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彛訓。遲聞清論。用折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国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力。故洩事惟能。丕揚於景鑠。逮夫上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於六卿在郊。五家爲比。並列官。敍教於民人。嬴政并諸侯之彊。姍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搢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末流。貴因循而不比崇。疑民被乎無爲之化。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爲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卿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洩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之論。所以爲此弊而設。非爲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闕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旣難於殫見。芻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南省試策第三道】循明一作偏明【第四道策問】頗枿疑是折理。疑是折理。土圭之影影合作景。【國學試策第一道】

是二帝策題作實二帝。

易童子問

卷一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象。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象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眩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其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

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象，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

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壯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狖。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

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豕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尙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於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於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

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象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象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第三】 乾坤【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一作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

【第四】 屯【動乎險而經綸之。】險字下一有中字。

【第五】 蒙【以養其德。】以一作不。

【第七】 師【臣伐主。】主一作君。以本於順。以當作心。兵非聖王。王一作人。

【第九】 同人【急於人事。】急一作適。

【第十一】 觀【下觀於民。】於一作平。

【第十二】 剝【動以經綸。】易釋文。黃輜云。經綸作濟也。本亦作綸。

【第十三】復【見乎動復也。復字下。一有動字。】

【第十六】咸【男女同類歟。曰。此下一有男女異類也。故睽之象曰。二其志通。此下一有也字。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二十一字。】

【第十七】恆【而久成。久字上。疑脫能字。而化成。而字下。疑脫天下字。不正利。一作不。

【第十八】明夷【出而臨衆。臨一作莅。】

卷二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

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卽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姜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

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象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象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象，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豕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豕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豕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豕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豕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豕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童子問曰。兌之豕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豕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第一 履】坤道主順。此下一有又衆也三字。

【第二 損】君子之自損。此下一有者字。有被其害矣。矣字上一有者字。

【第五 革】貴之乎。一作所貴乎。順天應人。此上一有。其曰二字。

【第八 艮】可爲而爲者也。爲者一作有爲。

【第十 兌】萬物之象。象一作衆。

【第十一 節】皆苦者也。皆苦一作其甚。

【第十二 小過】於治人者。一無者字。

卷三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尙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勝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勝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尙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

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

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孟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

而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著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著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著。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著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著之性。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著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著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著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論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繫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

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繫辭】然有附託。有一作其莫不自信其。此下一有言字其肯。其一作豈洛不出。一作河不出則三代之末。則字下一有自字其間者在焉。此下一有取之二字之不爲。不字上一有所字遂其一家。其一作爲聖人之將。此上一有由字用生著。一作生用著不能通也。而乖戾也。二也字下。一本各有如此二字。七八九六之數同。同字上一有不字。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卽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中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一作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儼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外制集

卷一

制勅五十首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爲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爲游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爲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一作荒田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一作於於農而弗一作不擾者。有司具爲一作其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墮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爲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勅

元本詳定貢舉條制狀在此
勅前今移入奏議第七卷中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忠議者屢以爲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試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以一作爲永制一作式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爲尊荆淮之節於鎮爲重太師三公尙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爲崇於爵爲貴而王皆享一作兼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爲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語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

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魂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牧。仍加兗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爲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承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立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產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子之盤。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敍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勅國家考課之格。敍進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尙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勅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閔訓道之此字無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告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羞可

登州黃縣尉

五字一作主簿

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勅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糺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

一作同

州錄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一作矣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任非以節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尙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達可內殿崇班制

先因過犯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

勅具官桑達。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爲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馬登百司承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勅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此字一無。山

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二字無。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

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願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

然而士卒之樂。旣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

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謝曄。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

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實繁。勤則克。一作惟。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閔。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祿。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

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一作祺。秘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仲磨。勸改官制。

勅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爲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錄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

一作司理

參軍杜錢

一作錢

可衛尉寺丞制

勅。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錢。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

勅。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承史小吏。非夫承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一有況字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袞。有司來上。以爾爲一作有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廉恥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尙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爲奸。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爲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要。敕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於吏。服勞旣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清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近至於唐。將相之後。能以勳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爲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此字無。有迹。而爾方以老自此字無。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一作試監簿一作試制

勅崔嶧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敗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勅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夫不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予一作其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於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恥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況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

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絕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內殿丞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祕書丞制

並磨勸
改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無懋賞。爾等寄予民政。咸上歲成。俾登於朝。蓋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尙未有稱。朕聞於聽。一作聞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彝。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久疾自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一作或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爲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一無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一作復。被薦一作施。以一作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僞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僞。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於一有字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

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於其此一無家者所以慮夫田野一作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商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洛州

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磨勸改官

勅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涖官者孰不欲自爲材耶患乎勸之勵之四字一作勸賞砥礪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此一無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爲招軍

勅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效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爲功效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爲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閣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王守一臨於軍政邈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爲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予深仁一作恩膺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費佐吾邦用第其多少一作可旌酬俾綴官

聯以榮里閭可。

穎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於中而未見於^{一作于}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爲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效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懷。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一作暴}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外制集序】聖賢相遭^{遭一作逢}。

【皇叔荆王制】行荊州^{此下脫}。

【陳淑等改官制】^{一本作國子博士通判}州陳淑可虞部員外郎。

【柴貽慶制】^{貽慶一作貽憲}。

【秦州推官董彝制】董彝一作黃彝

【趙安期制】可以一作亦可以

【王守一制】沿邊巡檢都監六字上一有議州二字

卷二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桑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桑達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況爾方置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壯一作壯而仕老至而則一作則休還其官政於君傳其家事於一作子子士之美一作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久一作久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一作之當邊往服新恩益思後一作勤厥克

效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尙不責其筋力。而況涖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焉。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此一無養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一作人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二字一作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一作勉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丞制 並磨勘改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敘進。則患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一作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此一無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一作惟不懈。其勤。以求諸己。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鍾懷德。臨於筮權。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敘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爲進者積日之資也。一作惟字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於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閱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於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此一無此字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厭夫武吏之不足爲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爲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賞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此一無此字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

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勅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一作進非爾一有志于譽而進。不可為。一有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勅具官任若拙等。朕閱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官。一有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在鈇革。而當矢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凡關決於兵。一作其問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一有進秩。乃為常典。況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一作字。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爾由學禮以登仕。而洩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爲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苟有善問。一作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一作厥。職。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勅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備監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士。旌其功伐。以廣勸。一作勤。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霈然推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

家爲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弗。一作失。克保厥終。一作終。蓋朕思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閱。考之國典。則有彝章。魂而有知。膺此休命。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夫。一作夫。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二字一作乃。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兼試檢校階勳之次而敍升之。所以念勞也。況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廉。一有朕。觀二字。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二字一作以。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一作累。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爲。可。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爲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溫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一作勇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一作疲人亦足有爲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王者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往宜汝一作爾家可

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制一作崇班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西京而吏不能捕煩吾出兵爾一有能字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宜有及一作且及身焉升爾於朝往膺一作寵命可

眞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廉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一無二字皆進而用之而申以一與申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干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塞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襲

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此字無豈不榮且樂二字無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開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開贊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爲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一作觀爾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一作碑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此字無爾由明經登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其臨民洩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一作幸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孟一作孟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一無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格。吏賅無輕重。一作輕重皆不得與乎一作焉斯命。所以勸廉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爲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一作官既不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陷虜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一作加褒。以旌美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敏。陳力澁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諄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祕書丞制
並磨勅
改官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行。而之一有委二字。有司考第歲月。以爲進退之法。惟治之有聲者。五字一作治之有吾未嘗遺。必有甄擢。子聞無壅。各勉所爲。可。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

習以修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顧爾宣勞。頗勤歲月。今茲考績。宜有一作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其字職者。或謂數易使之一作使。然今爾嘗佐於一作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吳守一改官制

勅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敍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尙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當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有爲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真捕賊吏。後時而無獲。所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褒以勸。一作其勤。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祿。豈不榮哉。爾宜一作其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一作榮。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

原一作四方館使涇州兼知涇州制

勅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束在於此。無予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於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爲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益州鈐轄制

勅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騷。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思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習兵戎。嘗委邊寄。克堪一作茲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

並磨勸改官

勅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一作而行之。足以爲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茲敍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勅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臣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一作平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懷。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當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慎守而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觀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敘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勅國家務以孝治。爲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爲請。不一作豈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効官陳力。當得敘遷。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魂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席汝賢張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兩可字下。一本各有試字。

【鍾懷德制】筦推一作權筦。

【樂許國等復舊官制】吉綿本以司門爲司勳服於其親也足矣作報於其親也足以觀爾觀汝

【孟皆制】皆一作階

【平陽郡王允升女制】蓋稽一作蓋循

【郭固制】慮變一作應變

卷三

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制

勅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是生此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魂兮享之可以爲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祕書承知

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見者必擢一有字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敘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等敍進於比。猶用常文。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勅具官范仲溫。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敍進。升之期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一作詠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敍進。無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勅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爲有司。惟久則習。尙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厮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勅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勅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錄。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吏一作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爲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尙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况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祕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一作於。眉壽膺此美名。可。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爲易哉。

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尙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勅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爲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一作以一作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膺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爲。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一作盜賊。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爲私。蓋有爲也。今爾之請。一作請。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紳。朕閱夫兵興而費廣。不忍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

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官惟業勤。常患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授□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掌惟久則習。次遷之例。一作顧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一作唐琰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退之法。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於官。久勤歲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需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故尙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勅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洩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環尹。歿而餘慶尙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一作榮寵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_{一作宜}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尙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爲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

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信一作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此一無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澄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敍遷。勉用爾學可。

祕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一作興兵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徵權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爲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爲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一作汝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爲。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杜諮轉官制

勅具官杜諮。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爲請。一作今以爾爲大臣所薦吾既重違大臣之言。而顧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戚里。其於存歿。宜有寵焉。況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一作疏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亡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勅具官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旣明而敏。能濟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秉子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一作嘉。褒服茲

寵榮。勉爾一作惟。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綦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况如世衡。吾所信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一作之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一作哉可。

達州司戶參軍吳沖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勅具官吳沖。嚮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第賞推恩。予無所愛。一作愛矣凡謹備者。爾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爲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擢。一作擇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之。一作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其一字有百職並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爲例得。其體一作思。予勸功進善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惟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彝章。爾之事予。旣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尙有恩榮。以爲爾寵。夫勞無不報。旣享爵祿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爲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爲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閱。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選。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勅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宮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斂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二字一作久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爲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強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強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尙有茂思。以爲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贊。世號材勇。雄於一州。威能服其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榮無忘

報效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勅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一作安}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一作聞}尙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吾惟責成。^{一作惟責厥成}爾可自勉可。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宜自勉旃可。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爲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爲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使愚者益固一作味。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一作始。以爲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宜於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在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一作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周陵荊湖轉運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患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閭閻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蠹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一作乃。務較錙銖毫末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荊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員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

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勅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苴麻哭泣之哀。爲酣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於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楊政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勅尙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況分直史館。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授。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鈐轄楊政。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羣蠻釋騷。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名。往專討輯。逮茲二歲。谿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癘生疾。瀝懇來上。願還朝行。予旣嘉爾作事不怠。以集疹於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苟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勅。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閑。在憲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

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老於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爲榮可。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某。司錄爲府曹首。民閔閔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澄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於庠列。爾其惟祇惟畏。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治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改京秩。乃榮階之始。固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祕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勅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爲吾以恩信撫茲谿蠻。而使毒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錄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濬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

勅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處於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銓一作考歲成。用應陟典。循省儲

坊俾通朝守。盍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遵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選吏爲藩府賓佐。凡薦爾材者。自箴等十有二人。是必脫穎而出。其輩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爾卿屬。試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己而爲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乏。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焉。不惟干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褒陞。以勸怠者。可。

錄事參軍張一作王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爲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閩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勅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筭權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絕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羨。而績効著明。敘進之榮。茲迺常典。疇勞之賞。尙有優恩。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勅具官滕公輔堂泊晷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交章來上。薦爾爲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勅具官某。古之敦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說訓導。可以爲師。吾欲觀汝之道。至於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外制序云。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今衢本分三卷。通科舉條法議。僅百五十篇。而京闈吉綿諸本。乃多十五篇。以仁宗實錄考之。慶曆二年十一月。孫復除校書直講。公尙倅滑。四年正月。周陵移湖南。轉運公所草制。已載第一卷。除授同而詞異。五年二月。允迪責環衛。皇祐元年三月。楊敞換官直史館。皆在公去朝之後。張從革。李虞卿。徐洽。林術。程潛。王野民。張師民。閻文寶。滕公輔及永興府學教授十人。難盡稽考。呂邁轉寺丞制。見張方平集。公旣自云一百五十餘篇。則其間或出公手。亦未可知。緣諸本散在四方。傳信已久。恐後人疑爲脫逸。復收之。故命曰拾遺。必有能辨之者。

周陵兩制。當出公手。蓋是時中書省在禁中。每有除授。隨即命詞給告。陵初移湖南。不曾轉官。其制行

而未下尋再降旨轉官故別草詞今第一卷所載是也。

【潘宗益制】潘一作汪。

【進士劉純制】故甄收。放字下脫於字。

【劉皆等制】寵命。一作恩命。

【郝嗣宗制】苟有。一作苟得。

【柴宗慶第三女制】連戚里。連字下。一有榮字。

【倪俊制】皆可選擢。可一作得。

【盧守勤制】勤一作懇。

【曹元賓制】試汝以事。此上一有而字。

【孫量制】開封縣。一作封丘縣。

【楊元贇制】報効。一作夙夜。

【杜杞制】爾可。一作汝可。

【史吉亨等制】蘇黃中。一作蘇莘。

【邵必制】爲治也。此上一有學字。

【呂遵制】脫穎穎一作脫

歐陽文忠公集

九 外制集

一百十五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余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余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余旣罷職。院吏取余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弃。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余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

卷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己卯皇帝遣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不顯繇寶祚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靈之薦載嚴淨刹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靈如在延鴻宗祏集慶眇冲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罄奉先之孝爰戒徹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園啓靈文於貝葉一作驟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氓庶咸獲乂寧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八日

有勅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丞世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筵口宣九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勤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並韞器能遠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塗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衍樂以示宴私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軺云復申飲餞以爲榮宜有匪頒以彰眷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十四日

勅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遽陳貢謝益認傾輸尙體眷懷勿忘自效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塗念茲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餞以示眷懷

賜翰林學士尙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諭詔九月十四日

勅王洙省監護使劉沆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温成皇后一行法物勘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料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衆工乃九卿之舊職卿以儒學參吾侍從兼蒞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寶祚無疆蒼穹垂祐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愨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仰希靈貺敷錫眇沖四時叶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啓追薦温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蒼圓降鑒列象緯以昭垂蠲潔備陳薦馨香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內則之遺芳冀高真之冥祐仰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宮苑使榮州防禦使內侍省内侍右班副都知任

守忠致祭于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築館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尙饗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口宣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一作瑞節爰及疆亭顧惟夙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常體眷懷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未獲夙夜于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于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降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爲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四字詔十月二十日

勅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馬共八疋事具悉卿出守蕃宣宜優祿給詔條方布受署有初印綬爲榮古人所重載披貢謝深用歎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勅書十月二十日

勅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選擢豐汝以廩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

賜尙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蠢爾蠻蜒驚于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宣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委遇寵章。宜有於便蕃。遽閱貢輸。良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以材賢一作賢材。出分寄任。薦更歲月。備著勞能。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卿等並膺柬寄。綽著才猷。顧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勤止。屬茲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隣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財豐衍。資民力以爲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甚遽。式戒一陽之候。俾修衆善之因。誦貝葉一作牒之遺文。集金園之淨侶。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儲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爰屆令辰。俾法侶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瞻毫相。載釋真文。冀昭鑒之甫回。契偃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真經。爰卽靈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清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載飭輶車。方凝寒律。乃顧道塗之役。深嘉跋履之勞。宜有頒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凜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頒飲劑。式助宣調。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隆萬壽於無疆。遐資道蔭。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真靈甫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貺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運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惟初。爰啟福庭。一作慮恭陳淨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

甫回却凝陰伏沴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旁霑庶物並集多休豈惟眇冲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神遊所格祕寢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締葺后一作神祇安靜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昭鑒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勅卿夙將信幣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茲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輜車載飭方講於隣歡歲序將回式凝於寒律載懷衝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塗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伸慰勞之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爰款殊庭恭陳淨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

冀集靈休下均羣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孟孟子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卿等繼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頒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方柅聘車卽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衍之歡寵錫有加眷懷增厚。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來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之惠聊頒甘實以侑清鱗。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籩品有加俾示慈於宴席用伸頒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月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修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懷。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真遊鸞歛祕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祐眇躬保千齡而永固躋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眸容清穆。涓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真馭之妥安。符孝心之虔奉。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一作交。新宜均於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明靈之洞鑒。眇冲集佑。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咸賴。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軺軒。薦修信好。顧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申恩。頒以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隣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春帖子詞二十首十二
月二十九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萌牙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顧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其二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教法新春。

其三

氣候三陽始。勾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其四

玉琯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其五

朝雲藹藹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尙微。造化未嘗私一物。各隨妍醜自芳菲。

其六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閣五首

其一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康泰。白日漸舒長。

其二

藹藹珠簾日。溶溶碧瓦煙。漪漣采荇水。和暖浴蠶天。

其三

初欣綵勝迎春早。已覺雞人報漏遲。風色結寒猶料峭。天光煦物已融怡。

其四

鶯寒未報宮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回杓。

其五

三辰明潤璇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惟將萬壽祝君王。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瓊一作鑲窗珠戶暖生煙。不覺新春換故年。衆卉爭妍競時態。卻尋遺跡獨依然。

其二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閣春歸老監嗟。畫棟重來當日鷺。玉欄猶發去年花。

其三

椒壁輕寒轉曉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惟有餘香散不歸。

其四

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太史頒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自花發。黃屋爲民憂。

其二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其三

黃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惑。宮花不用妬新粧。

其四

微風池沼輕澌漾。旭日樓臺瑞藹_{一作}浮。四海懽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其五

玉殿籤聲玉漏催。綵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宗廟之禮。是爲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寶構。以奉威靈。涓吉日以有初。庶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造温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九日

式營叢構俾俟靈遊顧落成之有初惟筮日而斯吉冀茲住宅庶以卽安。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輶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薦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爲儀言諭斯勤欣銘併集方凝寒律冀保冲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旣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婦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隣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侑幣以惟豐積感悰而增切秋商在候嗇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內制序】取怒怒一作怨

【至和元年九月皇帝本命青詞】寶祚此上一有伏以二字

【温成閣春帖子】故年一作舊年老監一作阿監

卷二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清虛。實惟先志。感時恩於雨露。式表孝心。按金籙之真科。卽琳宮之福地。薦茲精潔。庶以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闕。昭厚德於無疆。藁館載嚴。奉真遊而如在。式臨遠諱。用感孝思。薦時品之惟新。啓齋場而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僊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卽梵居。俾延淨侶。瞻玉毫之妙相。啓貝葉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茲臨。載深於舜慕。虔依正覺。俾集善因。敞禁殿以有嚴。啓法筵而夙設。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來集載嚴祕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沖虛薦清一作精衷之燭潔冀迎純祐均被羣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韜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候念宣力以惟勞特示撫存體茲眷遇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一日

卿汝等夙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陲之尙凜俾茲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膺柬寄方布教條惟夙夜之宣勤在眷懷而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叶講隣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茲喜一作始俾伸慰撫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堂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延福宮康爲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尙

享。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墳所二月二十六日

惟靈佐佑宜力。始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奠爾臨壙。魂其有知。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卻回班荆館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隣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伸寵錫。用示眷懷。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顧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蓋。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敕書同 三月十五日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因效貢而申祝。嘉乃勤意。勿忘于懷。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勳閥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懷。膺茲蕃錫。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穹隆。式案舊章。載嚴祕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伏冀誠慤上通。聖真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幽微。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汝卿等並膺寄任深東器能願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麟府路路一無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三月十五日

汝卿等蔚有時才並分邊寄顧縑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撫存體茲東注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李昭亮口宣四月六日

卿宣勞邊鄙頗歷歲時因乃子之言行俾過家而賜問式彰寵眷以耀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宣

卿等任國鈞軸爲予股肱因誕節之屆辰嚴梵宮而申祝載嘉忠藎宜示寵頒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清槐露浥歲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其二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風

其三

舜舞來遐俗。堯仁浹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其四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其五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沴何須採艾禳。但得皇夔調鼎鼎。自然災祲變休祥。

其六

炎暉流爍蕙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畜藥蠲痾雖故事。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閣五首

其一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其二

椒塗承茂渥。嬪壺範柔儀。更以親蠶繭。紉爲續命絲。

其三

覆檻午陰黃鳥嘯。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宮綵縷爭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其四

紫蘭浙浙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喜逢嘉節奉瑤觴。

其五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溫成皇后閣四首

其一

密葉花成子。新巢鸞引鷁。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其二

旭日映簾生。流暉燿豔明。紅顏易零落。何異此花榮。

其三

綵縷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時節。珠閣無人夏日長。

其四

依依節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色惑。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閣五首

其一

梅黃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一作奏豫遊。

其二

鳴蜩驚早夏。鬪草及良辰。共薦菖華一作蒲酒。君王壽萬春。

其三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舡。深宮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其四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報漏稀。皎潔冰壺清水殿。三千爭捧赭黃衣。

其五

仙盤冷泛銀河露。紈扇香搖綠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瑤臺金闕水精宮。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詔獎諭勅書四月十二日

勅叔詔。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其二軸事。具悉。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

師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爲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隣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爲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之屆辰薦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按仙科伏願
懸歛來臨清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詔五月十三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顧乃蕃宣之重實惟耆哲之明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乃誠意不忘于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運六甲駟行當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琳藁之真文延紫
清之諸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駢臻蒙休匪止於眇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五月二十八日

門下爵賞當功則爲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

扈乎一作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一作由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節旄並建。井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尙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迺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羣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一無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爲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遇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祇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歊方鬱。衝冒良勤。宜有頒宣。用伸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宣導徽猷。號爲近職。鎮撫方面。實惟難才。余思其人。於爾爲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孰先。在甄陞而惟允。辭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十七日

省表具之。卿學足以治人。知足以謀事。夙有問望。稱于搢紳。惟時舊人。常歷二府。一使二字一作宣徽之職。夫復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六經。出則重朝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忠無不爲。任以內外。而何異。余考於衆。僉惟汝諧。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卿言秉親圭。甫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轡之勤。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藥詔同日

勅龐籍。擁節之蕃。飭車來覲。顧都圻之甫及。嘉跋履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壘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夷面內。解辯索以承風。逮先聖之撫臨。躋羣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軌。款云亭而勒成。容典交修。遂舉曠古難行之禮。瑞應來集。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雲裔露之光。紛紛而雜委。朱草靈芝之秀。焜耀而叢生。爰有神泉湧茲福地。甘如飲醴。美可蠲痾。湛靈液以淵淳。敞琳宮而崛起。歲時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翼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有司不謹。飛焰延災。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基之歸爾。回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用。涓吉日。構此脩梁。盍効歡謳。形于善祝。

兒郎偉。拋梁東。危構岩曉。彩露中。欲識聖君仁及物。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偉。拋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層簷晚景掛晴蜺。

兒郎偉。拋梁南。善利深功。一作深不可談。但喜斯民無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偉。拋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有類衆星環斗極。

兒郎偉。拋梁上。棟宇規摹。標大壯。落成行卽慶良辰。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爲民。崇廣廈。四時和氣致休祥。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卉服雕題。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爲擊壤之氓。皇帝萬歲。皇帝

萬歲。皇帝萬歲。

賜新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勤。憂勞以勵政。而百職多墮。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鑒屢易以爲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措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予。惟宇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旣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一日

伏以紫清垂祐。資道妙之冲虛。甲乙馴行。會天辰於元本。款別都之福地。舉淨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
胎靈。伏願衆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溥羣生而咸遂。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月六日

卿等出分邊寄備罄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口宣八月八日

卿等各韞材猷並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圉之爲勞宜有思言用彰眷待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賁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卽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十二日

伏以后皇安靜稟厚德以無疆靈貺冥符惟至誠而有一一作感載嚴淨侶夙按梵儀冀祓滌於百邪俾安於庶品

爲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盡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實資於冥助虔依仙宇載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遙冀明靈之垂祐薦茲勤潔庶達精誠一無此八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八月二十二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顧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闕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營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勅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歆。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奧區。敞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衆靈。仰祈沖鑒。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百工休力。標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月。恭陳祕館。式按常科。瑤席瓊罇。夙陳於芳潔。芝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躬降壽齡。於無極。遂生庶品。臻隱伏以咸均。

論獎諭叔詔奏續添

臣伏準中書劄子。下本院爲右屯衛大將軍叔詔進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勅書獎諭。竊以叔詔宗室之子。好學修辭。誠可嘉獎。然臣伏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詔所進日月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今取進止。四月日學士臣歐陽某劄子。

貼黃

所有獎諭勅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內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撰益精，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韶獎諭勅書奏劄，後有內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尚存，其勅書在內制第二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內制集，如乞勿免文呂拜禮，乞許安樞密辭轉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載，故用此例附卷末。

【除皇弟允初制】作屏。一作樹屏。

【賜吳育讓恩命不允批答】常歷。常當作嘗。

【醴泉觀上梁文】裔露。裔疑作函。

【廣聖宮祝聖壽青詞】恭陳。一作恭臨。

卷三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青詞八月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仙而總治。載稽道祕。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蜿若金鱗之瑞質。茲爲鎮信。輔以精誠。伏冀沖鑒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十六日

伏爲一作北朝皇帝世結隣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伸資薦。廣梵筵而斯啓。陳法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凜秋。嘉道塗之良苦。宜頒燕犒。以示眷勤。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闕於幽局。俾載陳於祖奠。啟茲芳潔。尙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八月二十六日

惟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奠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並集。有嚴祕殿。來格衆靈。冀眞鑒之妙。沖答精衷之。蠲潔保鴻圖而緜固。均庶品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輶。載嘉復命之勤。爰錫示慈之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四日

卿榮擁節旄。出臨藩翰。屬茲誕日。宜有寵頒。當體眷懷。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淨侶。瞻玉毫之具相。誦貝葉一作牒之靈文。仰依慈慧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冥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不烈。以時薦福。資一作用於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卽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眞遊。運祚克昌。永隆於卜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九月十二日

勅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朱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邊。遠效款誠。涉道里以甚勤。脩貢輸而自達。載嘉惠順。宜有寵頒。今回賜汝紅中錦旋欄一領。八兩渾鍍銀腰帶一條。衣著二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遂壇并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壝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彝儀。涓此吉辰。用伸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軺。遽馳國計。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隣歡。聞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纘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嫡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隣睦。遽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堂祭九月十三日夜

維爾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爲善而不永年奠學在茲營魂其慰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壇所九月十三日

維爾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厝安惟吉陳茲奠酌實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冲獎諭勅書九月十五日

朕覽先帝之遺文愴然增慕嘉汝志之顯學期乃有成惟容制之坦明合聖經之一作雅奧傳寫之善茲謂藝能誦習不忘是爲寶訓宜加褒勗以勉進脩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旣涓脩梁始構冀神之祐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邃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茲嘉潔仰彼穹靈敢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蕃宣方受署以云初効右牽而米獻式彰誠藎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勅書十月二日

敦本勸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脩貢有儀。載省勤誠。用增獎歎。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十月二日。

伏以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力。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睿眷以不忘。集勝緣而增備。願乘妙果。一作道。超薦真乘。

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顧具瞻之重。適臨載誕之辰。爰示頒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聿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冀紫清之垂鑒。感蠲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五日

編汝等各蘊材猷。出膺寄任。綽著綏寧之績。克彰勤薰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

闕下嚮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贈禮是將。用繼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輶。惟久睦於仁隣。俾往仲於賻襚。復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爲慰浣。奚旣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建隆觀翊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閏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躔有次。式臨元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駢臻。萬壽無疆。永隆於鴻算。羣生成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赴闕茶藥口宣二十五日

卿遠戒戎車。夙祇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勤。宜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爲修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

卿等分庀工徒。繕修隄隄。遠茲訖事。嘉乃有成。宜推宴犒之恩。用獎勞能之効。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闕茶藥詔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祇召節。屬此炎歊之候。深惟道路之勤。宜頒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隣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牽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祇率案寮。修梵供以惟精。罄臣誠而申祝。載嘉忠愛。宜示頒宣。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八日

卿等叶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

勅內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一作}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一作}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卽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卽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

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善應。卽琳宮之福地。考金籙之祕文。薦此令芳。通乎
胙饗。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蠢生而咸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令等勅書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因王正之肇序。遵佛事以修嚴。期中祝延。來効誠獻。載嘉勤款。宜有
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班余詔條。眷乃淮海之濱。產茲草木之美。以時采掇。來效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獎。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羣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已嚴淨館。虔奉祕詞。仍假薰脩。附通精意。蒼靈昭鑒。
純社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十七日

汝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蘊隆之候。載嘉宣布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朝謝制
六月十日

門下爵祿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殿于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
君臣之遇雖重遠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隆爰告外庭以旌嘉尙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
於名臣之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要竭忠帷
幄之間至於兩踐台司首當國論杜門絕請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顧方深於倚
信乃祈解於鈞衡兼乘施調鼎之榮資鎮俗偃蕃之重所以優逸耆哲養頤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
察其誠至良爲惻然若夫中臺之崇端揆是爲於師長祕殿之職詢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爾志
仍廣邑封之數卽安屏翰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專心勤藥石以自輔人實求舊予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
休命可特授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
封如故仍放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曾公亮口宣六月六日

有勅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于民聲旣深東於予衷俾召還其舊物矧爾材望著于搢紳
豈惟潤色之文方佇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七月三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茲災沴之餘。備著勞能之效。俾伸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爲患口宣七月十日

卿方委政條。遽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大真。冀遵樂喜。俾伸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逐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七月七日

卿等列蕃宣之重寄。罹澍潦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隱惻。尙賴班條之善。克伸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伸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道場青詞七月七日

伏以道生萬物。運元氣於無形。節正三元。紀清商之令序。洪惟先聖。邈矣真遊。貽睿業以嗣承。增孝思之時感。式陳淨醮。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資於冥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羣生。

【除陳執中制】名臣一作大臣。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一作撫問脩河臣寮口宣。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各進奉端午馬詔勅七月七日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紀時。效駿足而來貢。備彰勤蓋。深所歎嘉。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勅書

汝夙被朝恩。克綏種落。屬茲佳節。來效貢儀。省乃勤誠。良深歎獎。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勅七月七日

編 夙韞材猷。出分委寄。屬茲誕節。來效勤誠。載詳善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勅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臣能盡忠。因物而脩禮。編 汝分職居外。乃心于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至。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生料口宣八月五日

卿德著耆明。時膺材任。祇趨召節。方及國門。宜示頒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勅書八月十日

汝近以疇勞。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惟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效。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莒蒲一銀合勅書八月十日

汝識遠言忠。身外心內。乃因時物。來效貢儀。深體誠勤。益增歎尙。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尙書左僕射陳執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蕃垣。自陳疾恙。祕殿之職。揆路之崇。所以褒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懇。來效貢輸。載省恪

忠。一作勤。但深嘉尙。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勅并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卿蔚爲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徙領要蕃。仍推寵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示諭勅

書八月十六日

勅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夙兼忠勇之姿。嘗著勤庸之效。自參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蓋體繫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遇。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尙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純。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一作傳。之經術。不恃明而克審。既能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靡有留事。爾實爲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尙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郭中錫等勅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慎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夙夜之力。厝刑不用。余實慕於前猷。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副我欽恤。良增歎嘉。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制嘉祐

元年十一月五日

門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余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儻科於異等。遂追髦彥。騰夷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爲異數。雖如汝志。尙束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于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贊錢明逸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五日
卿勳閔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效著厥官。惟別都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旄。嘉

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毋固執。往服新恩。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勅書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效乃誠。善修其貢。載惟忠恪。深用歎嘉。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俾延淨侶。祇款嚴祠。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眞馭。冀迎福應。永固不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一有賜二字。詔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思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軺云復。嘉肅祇於將事。宜宴飫以勞動。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久罄謀猷。叶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賚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勅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患乎勸戒之未明。蠢茲羣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繫。夙以敏材。外分憂寄。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職。務從欽慎。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顧茲溽暑之辰。宜有優恩之賚。俾頒品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屈道。方涉川塗之邈。宜申宴犒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軺。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燕私之惠。用彰眷寵之懷。推以甘珍。體予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之勞。俾頒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盛明。順南訛而阜育。式稽金簡。祇卽琳宮。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衆福。伏願齊天永筭。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戒勗詔 五月二十三日

勅龐籍。省所上表。麟州中管勾麟府州軍馬司郭恩。領兵過屈野河。陷沒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宜勤。而裨校貪功。曾罔虞於蠱毒。敗沒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債於輕敵。彼實自貽。自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蒙萬生而廣被。顧惟編俗。屬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之衆。祓除時沴。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瑞泉涵液。湛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衆真之福地。眷茲炎鬱。閱彼蒸黔。俾肅按於仙科。冀導迎於善氣。伏願紫清昭鑒。鸞歛來臨。旁均海寓之遐。下逮翺蠕之細。並蒙道蔭。咸被時禧。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一作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猷於屢易。或用人之不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及此。曾莫論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難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兗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七月七日

省所三上表。陳讓兗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周姬下嫁。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女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圖而啓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閑。方及有行。乃遵先制。俾褒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撝謙。願還渥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祇於寵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兗國公主。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叙著於上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眷柔閑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惟舊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一作執謙沖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告已申於中外往祇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勅書七月七日

勅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勘會乾寧軍去歲值大雨河水泛漲衝破護城堤滄浸城壁其河岸大段墊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割勾當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堤至今年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消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嚮以暑雨失節悍湍迅流水防廢官衝溢爲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氓無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效明著攸司以聞載寬憂顧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純麗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祓以芬芳冀冥祐之敷垂集休寧而永保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凜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舊式瞻彼清真之馭敝茲禁密之廷薦以芬芳通於杳默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降寶歷以遐昌均庶邦而康靖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福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祇紹慶圖撫寧一作慶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同庶品以均休乃卽清郊載嚴淨侶誦堯宮之真訓瞻璇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厖鴻之祐物生成遂並臻康泰之期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十三日

伏以寶圖興運茲惟受命之邦琳館凝祥肅奉真遊之馭惟本元之令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籙之科儀瞻紫霄之杳默伏冀衆靈敷祐百福來臻保遐筭於無疆均含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九月十三日

卿夙韞才猷贊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一作戒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九月十三日

卿等祇命使軺修歡隣聘式交都畿之近宜推宴勞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薦脩聘好，方憩輜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籩而加品，膺茲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軺，時修聘好，涉此沍寒之候，載惟行李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此卷賜陳執中詔出守蕃垣孫沔詔徙領要蕃元本皆用蕃字按字書蕃屏也藩籬也亦藩屏也其義相通故公集互用之。

【正月六日賜契丹賀正使御筵口宣】宴飲一作宴飲

【東太一宮保夏道場密詞】祝聖一作祝聖

【賜富弼第三表乞退批答】或用人或一作或一謂卿謂一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福寧一作福寧

卷五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九月五日

卿位峻樞庭。望崇舊老。屬誕期之斯及。顧寵數以宜優。體乃眷懷。膺茲蕃錫。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隣敦契。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中復供備庫使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媼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鬯達。因履端之叶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悰。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呂景初洛苑使兼閣門通事舍人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賜知穎州徐宗況進奉賀堯國公主出降銀絹馬等勅書

勅徐宗況。省所進奉賀堯國公主出降絹五百疋事。具悉。詩稱王姬之下嫁。國著嘉禮而有儀。惟臣職之

聿脩備物容而叙慶。誠勤所至。歎尙良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勅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穡。樂此有秋之實。擇其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璇霄默運。推四序以循行。玉曆更新。集萬靈而交會。俾清琳宇。延格高真。薦茲精一之誠。祈乃純厯之祉。冀絳福祚。均及含生。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十二月十日

卿等歲律更端。隣歡交聘。載馳使傳。方及國郊。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十二月十二日

伏以四時成歲。嘉庶彙之咸新。百福自天。荷衆真之冥貺。俾開靈囿。恭講仙科。恢寶祚之延長。錫壽康之遐永。是惟降鑒。享乃克誠。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默表

伏以荷天地之鴻休。席祖宗之丕業。載惟勵翼。敢怠憂勤。屬歲律之更端。冀時禧之茂集。俾嚴禁籙。祇率

舊章。庶通芬潔之誠。仰格清真之馭。伏冀錫齡斯永。降福孔多。保邦祚於無窮。均物生而咸被。

—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嚮以雨水爲災。殿塗增緝。亦既新於叢構。庶來復於真遊。爰揆靈辰。冀茲安妥。緬惟慈佑。丕鑒乃誠。

—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赴普安院奉安祝文。

嚮者因霖災之爲沴。飭殿構以增新。涓穀旦之惟良。奉神遊而還止。載深感慕。躬薦芬馨。式慰孝思。冀茲臨格。

—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奉將隣好。來會歲元。載推一作惟寵賚之私。宜極珍豐之品。俾頒嘉味。式侑宴歡。

—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十四日。

卿等曆紀歲元。聘交隣好。載馳使傳。方及國門。宜頒宴犒。一作推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馳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馳共一百頭正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効貢以時。奕世克

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十二月 日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祕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嘉祐三年正月十七日

勅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賈到誥。勅各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并賜對衣金帶鞍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事。具悉。卿蔚有敏材。膺予簡任。外分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旣優。適當擇帥之初。方鑒用謀之失。是惟慎舉。實允僉諧。豈宜圖自便之私。而罔體眷懷之意。顧茲重地。難久曠官。往祇成命之行。當略好謙之節。所讓宜不允。依前降指揮。疾速發赴本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近以溫陽干時。雨雪愆候。載惟寡薄。敢罄精純。明靈孔昭。嘉應斯獲。兆豐年而有望。消癘氣於未形。惟物蒙休。以時申報。冀清真之來格。期福貺之永依。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祇戒輶軒。載馳隣訃。顧道塗之甚邈。惟涉履之斯勤。俾宣恩言。式慰良苦。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式將隣聘。來告國哀。屬春候之尙寒。顧驛塗之攸邈。俾頒品劑。用示眷懷。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闕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勅蕭福延。卿夙駕使輜。遠傳國卹。屬餘寒之在候。想馳驛之爲勞。俾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啓預告道場青詞正月二十日

伏以珍宇邃嚴。奉眞靈而有素。玉容清穆。謹修祓以惟時。爰接仙科。俾伸虔告。載瞻道蔭。宜鑒沖誠。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承遣使車。特貽緘翰。不意凶變。太皇太后上僊。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皇帝負荷至重。追慕所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四日

卿等夙持信聘。來講隣歡。及疆候以惟初。屬暄和之方盛。宜加撫慰。式示眷懷。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二月二十五日

卿蔚有時望。參于柄臣。惟倚注之所深。在眷顧之尤異。屬茲誕日。宜爾壽期。膺此寵頒。體予至意。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三月三日

勅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朕欲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爭鬪之獄。猶滋。欲吾吏慎刑罰。盡情僞。而傳予輕重之文。不一。卿以儒學之職。總評讞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事。實副予意。惟時可嘉。若乃使天下囹圄空虛。而風流篤厚。是亦論思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仍依奏。宣付史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勅書三月三日

勅陳太素。省知審刑院胡宿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刑獄之重。一成而不遷。比類之微。可疑者甚衆。汝好學而敏。涖官以勤。夫俾天下之無冤。幾刑錯而不用。此朕翼翼希慕之所未及。而爾孜孜厥職之所不忘者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恩州賜契丹遺留使副茶藥口宣三月二十八日

卿等夙馳使傳來達信函載惟涉履之勤當此暄和之候宜加頒賚式示眷懷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既成聘好方卽歸塗再惟將命之勞宜有犒勤之錫俾仲宴飫用示眷私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使軺復命郊館餞行惟茲良潔之英薦以甘馨之實用伸恩錫當體眷懷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四月十七日

卿等夙奉信函方休賓館惟此醇甘之品用推寵賚之恩聊侑宴歡以伸優遇

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進先春茶勅書

勅齊廓省所進奉新茶一銀合合重五十兩緋羅夾複全事具悉百物茂生取新爲貴羣方修職効貢以時汝守土有方事上惟恪閱茲來獻用體勤誠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勅書

勅高易簡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五百疋事具悉汝夙以敏材膺于東寄及此奉觴之節載陳任土之儀能因物以達誠見事君之甚恪省閱于再歎嘉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夙將隣計。方屆國門。載惟衝涉之勤。宜有宴休之錫。俾伸頽賚。用示眷優。一作憐。

開寶寺福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袈裟。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

伏以正陽旅月。方及於嘉時。萬壽齊天。式標於令節。啓眞乘之祕藏。集淨侶於法筵。仰惟慈妙之仁。茂委純厯之祉。永隆丕筭。均福羣倫。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四日。

伏以寂然妙道。推善應以無方。瞻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屆此長贏之候。是惟茂育之時。爰稽玉笈之眞文。載潔雲壇之淨醮。冀敷昭鑒。來集純禱。固壽曆之延昌。溥蒼黔而均祐。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不允詔

勅昭亮省所上表。乞移判河南府事。具悉。朕惟魏洛之重。皆爲別都。將率所居。難於屢易。卿以中外勤勞之績。有撫綏扞禦之材。自膺寄任之雄。方厚倚毗之意。遽茲列奏。嘉乃好謙。宜體眷懷。靖安爾位。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西京不允詔。五月二日。

勅堯佐省所奏。臣皇祐三年內授宣徽南院使判河陽軍州事。未滿任。蒙詔赴闕供職。至今六載。自量尸素。深不遑寧。近知西京闕人。未有除授。伏望特賜差委事。具悉。宣導徽猷。任親而事簡。居留京邑。地要而

務繁。惟予眷遇之臣。方處清閑之職。載披來牘。深識乃誠。雖奮其聰明。尚足以臨洩。而待我耆艾。宜有以優游。實嘉盡瘁之心。難徇撝謙之意。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答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夫知其人之爲賢。任則勿貳。事其君而有道。去不可輕。此古之臣主之明。舉措必慎。所以收功於一時。而垂法於後世也。卿夙有時望。爲予柄臣。自復秉於國鈞。僅三周於歲序。若乃進退賢否。誅賞罪功。每於聽納之間。敢忘虛己。顧彼搢紳之論。曾靡異辭。方期有成。以副予意。而乃過形謙損。思避台衡。豈寡德弗明於用才。而不盡將多言害正。致厥位之難安。苟異於斯。夫何引讓。矧卿忠信之節。足以叶予之一心。材謀之優。可以斷予之大事。茲所來注。寧煩諭言。所請宜不允。

就驛賜契丹遺留使副銀鈔鑼唾孟孟子錦被褥口宣五月十八日

卿等馳軺來止。將命有儀。顧茲館息之初。宜具燕私之用。俾伸優錫。式示眷懷。

通商茶法詔嘉祐四年二月四日

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一作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使田閭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若茲。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

陷窳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歎然，願弛推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析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賜夏國贖藏經詔】大藏經帙帙字上一有及經二字

【通商茶法詔】重誅一作峻誅

卷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將信聘，方止中塗。惟茲藥錄之良，加之一作于茗品之美。特伸一作願一作賚，式示眷懷。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肅將聘幣，來及壽觴。載嘉道路之勤，宜有頒宣之寵。仍伸撫勞，當體眷優。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同日

卿將命寶隣，講歡壽節。屬此暄和之候，載惟涉履之勤。宜頒品劑之良，式示眷懷之意。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夙副聘輅。來陳壽祝。願川塗之攸邈。屬氣節之方和。俾頒飲餌之精。式助宣調之理。

端午帖子

皇帝閣六首

其一

天容清永晝。風色秀含薰。五日逢佳節。千齡奉聖君。

其二

綵索盤中結。楊梅粽裏紅。宮闈九重樂。風俗萬方同。

其三

寶典標靈日。明離正午方。五行當火德。萬壽續天長。

其四

歲時令節多休宴。風俗靈辰重祓禳。肅穆皇居百神衛。滌邪寧待浴蘭湯。

其五

香菰黏米著佳名。古俗相傳豈足矜。天子明堂遵月令。含桃初薦黍新登。

其六

聖主憂勤致治平，仁風惠澤被羣生。自然四海歸文德，何用靈符號辟兵。

皇后閣五首

其一

繭館覆柔桑，新絲引更長。紐爲五色縷，續壽獻君王。

其二

槐綠陰初合，榴繁豔欲然。翠筒傳角黍，嘉節慶年年。

其三

煙含玉樹風生細，日永宮花漏出遲。深殿未嘗知暑氣，水精簾拂砌琉璃。

其四

玉壺冰彩瑩寒光，避暑宸遊樂未央。采艾不須釀毒沴，塗椒自己馥清香。

其五

蘭苕擢秀迎風紫，槿豔繁開照日紅。嘉節相望傳有舊，深宮行樂自無窮。

溫成閣四首

其一

香黍筒爲糗，靈苗艾作人。芳音邈已遠，節物自常新。

其二

珠箔涼颺入，金壺晝刻長。鸞臺塵不動，銷盡故時香。

其三

聞說仙家事，杳微世傳真。僞豈能知，遙思海上三山樂。寧記人間五日時。

其四

雲散風流歲月邊，君恩曾不減當年。非因掩面留遺愛，自爲難忘窈窕賢。

夫人閣五首

其一

冰壺凝皓彩，水殿漾輕漣。繡繭誇新巧，綵絲喜續年。

其二

黃金仙杏粉，赤玉海榴房。共鬪今朝勝，盈襟百草香。

其三

光風細細飄香轉。綠葉陰陰覆檻涼。雲物鮮明時節麗。水精宮殿侍君王。

其四

蓬萊仙闕彩雲中。端日一作午欣逢歲歲同。皎潔霜紈空詠扇。深沉玉宇自生風。

其五

古今風俗記佳辰。樂事深宮日日新。巧女金盤絲五色。皇家玉曆壽千春。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乾陽正月。紀茲載誕之辰。隣聘修歡。祝以千齡之祝。書言既緝。禮幣兼豐。感著之私。敷陳罔罄。今彰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遠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屆期。隣歡惇契。仍導柔慈之旨。過申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顯希侍次。達此惊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偁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夙奉信函。及茲誕節。載勤馳傳。方止中塗。宜有寵頒。用伸撫慰。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甫臨誕日來講隣歡載惟將命之嚴宜有勞動之錫俾伸寵賚式示眷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金籙道場密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高穹降慶方垂佑於邦家彌月告期用薦誠於科籙冀衆眞之昭鑒臻百順以儲休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三月二十日

伏以帶羈迎祥慶祿祠之叶應潔壇修薦致精懇以冥祈俾因麟瑞以通誠仰冀靈眞之報福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祺節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候臨初煥節紀嘉名肅嚴祕殿之居降集清真之馭薦之馨苾報以善祥豈惟敷佑於眇躬兼冀均休於庶品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同日

伏以薰風應候瑞節紀時按琳簡之眞文嚴紫庭之邃宇衆靈來格冥感交通嘉乃羣生蒙茲百福載傾虔意鑒此明誠

後苑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祠謀叶應彌月告祥肅依科籙以薦誠仰冀照臨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一作保寧惟集慶於邦家

永延鴻於基緒。

萬壽觀開啓求嗣保安道場青詞

伏以廟社降祥。宮庭叶慶。載涓吉旦。交薦明誠。期仰格於清真。俾敷延於祉福。永昌基祚。遐企靈休。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伏以誕彌叶慶。燭潔修誠。嚴祕殿於靈宮。誦真文於藥簡。通此苾芬^{一作芳}之薦。被其菑害之虞。仰冀昭回。

丕符鑒祐。

護國顯應公廟開啓保安催生道場青詞

伏以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宇之嚴。交薦精衷之潔。仰冀衆真之貺。敷昭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實希道蔭。

賜新除行刑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四月五日

卿嚮以宰弼之崇。屢形懇避。居留之任。因用均勞。而休風藹然。嘉問時至。方深眷倚。遽閱奏封。顧惟陪輔之邦。俾遂便安之請。增之美秩。優我舊臣。豈祇循於故常。蓋以示夫褒寵。膺受之際。逡巡以辭。雖言匪飾。文見於能讓。而令行已出。難矣復還。其體余懷。往祇新命。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兼撫問口宣四月十三日

卿等聘函時達。使傳言旋。冒茲炎燠之辰。涉此川塗之邈。宜申宴錫。式示眷懷。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五月四日

敕中書門下。朕纘承丕基。撫有方夏。謂教之不可以家至。而行之每務於身先。惟是儉勤。敢忘勉勵。期與羣庶臻于富康。而人殆久安。驕於佚欲。物豐太盛。耗以浮虛。苟奉養以自私。忘僭奢之爲戾。士民交黷。貴賤靡分。惟其彊力之能。無復等威之制。考於著令。雖有舊章。顧在攸司。鮮聞用法。民遂安於常習。弊罔革以滋深。紀綱旣紊於度程。風俗以至於流蕩。俾朕有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誠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煩余之訓導。夫令信由於貴始。下化先於上行。眷予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職。俾爾多方之衆。勿踰常憲。一作以干刑。庶漸革於侈風。以共趨於治路。凡居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臣庶遵守前後條詔。如有違犯。仰御史臺及開封府糾察聞奏。其諸路州軍。卽委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察及逐處長吏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吉月迎祥。靈祿叶應。爰卽清真之宇。虔修科式之儀。冀被滌於害災。俾敷昭於福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珍館邃嚴。格真靈而來宅。明誠蠲潔。薦馨苾以交修。導迎百順之祥。及此長贏之序。伏願寶圖綿固。壽曆延長。永敷佑於邦家。溥均休於品庶。

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躬講禮文。賴真靈之集休。俾容典之咸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同日

內中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露香表同日

伏以月正仲冬。禮成大饗。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之靈。荷清穹之降休。俾盛典之獲舉。敢伸昭謝。冀達精衷。

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同日

伏以茲者祇率孝心。躬修合祭。潔精誠而是薦。蒙顧享之來臨。惟慈聖之降休。俾眇沖之成禮。敢忘勵翼。永荷基圖。

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同日

伏以恭承先烈。獲守慶基。式因冬物之有成。載肅廟容而合食。上繫丕貺。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誠。益勵

祇寅之志

爲將來禋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同日

伏以茲者因歲物之冬成。講祭容而時舉。豆籩有序。禮樂交修。顧惟眇躬。克遵盛典。寶賴明靈之佑。敢忘報祝之誠。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六月一十五日

卿祇膺召節。方屆都畿。載惟道路之勤。屬此炎薰之候。宜頒良劑。式示眷懷。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同日

卿出膺邊寄。入恪覲容。願就館以云初。方奉圭而來見。宜頒餼勞。式示眷懷。

除宋庠制加恩進封

門下盡其志以饗親。因而餽惠。爵于朝而示衆。所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矧乃樞機之任。惟余鼎鼎之臣。飭事齊莊。宣力左右。方此慶行之始。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宋庠。履行清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爲名臣。文足以爲國華。學足以謀王體。人則登于三事。備罄謨猷。出則殿于大邦。藹存風績。自遠機務。頗歷歲時。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

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夫輿地。特啓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遵於故事。惟是便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搢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訓。服我休命。往惟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加恩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覲以百福之多。慶賜遂行。均于四海之廣。惟予將相之任。是謂股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二萬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李昭亮。志尚純慤。資識敏明。世蒙舊德之餘。早遵重熙之盛。備于器使。奮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爲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扞城之效。寄之方面。屢守於要藩。班乃政條。頗一作頻聞於佳譽。乃眷別都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鈞。並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靜之材。茲惟圖任之艱。方屬倚畀之意。是用因需恩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眞戶。仍酬美績。襄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回。所以見始終之操。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祿之榮。汝其欽哉。膺此優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

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梁適制特授特進加恩

門下王者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朕躬執圭瓚。率諸臣工。因百物之成冬。格列聖而合食。嘉與有位之衆。均茲錫祉之繁。矧惟槐鼎之舊臣。實繫國家之大體。宜優新命。以告外庭。推誠保德忠亮翊戴功臣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梁適。世胄之華。早躋仕路。藝文自奮。繼踐辭科。進階顯榮。亟被獎擢。優游侍從之列。嘗奉於清閒。出入中外之勤。實勞於夙夜。既贊樞府。遂登宰司。啓沃之謀。話言猶在。進退之際。禮遇兼隆。自歷藩垣。頗更歲月。近惟大鹵。實宿勁兵。俾分節制之權。以爲方面之重。撫茲雅俗。藉爾敏材。屬熙事之有成。均慶恩而方洽。是用叙陟崇階之貴。兼增食戶之多。推茲寵章。蓋率舊典。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以事君。守富貴而不驕。乃能終吉。是惟素學。寧假訓辭。往服茂恩。當體予意。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功臣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許懷德制加恩

門下賞以懋功。俾有能之知勸。祭之爲澤。思在位以咸均。嘉盛禮之斯成。務推恩而惟廣。矧乃蒼明之哲。是爲心膂之臣。宜示優隆。式揚誕告。衛聖忠果。雄勇翊戴。功臣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許懷德。勁勇之質。蓋稟天姿。忠厚之良。自爲國器。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蘊其材謀。能自奮勵。訓我士卒。號令之信甚明。爲予爪牙。介冑之色難犯。爰採軍中之譽。俾分闡一作圖外之權。遂膺旄節之榮。專董貔貅之旅。宿衛宮禁。周旋歲時。宣力甚勤。有知無不爲之節。盡瘁後已。加老而益壯之心。誠未耗於精明。豈但矜於矍鑠。屬受釐之均慶。方泱宇以蒙休。載推圖舊之懷。式叙疇勞之典。益其封食。錄乃功庸。於戲。享爵祿之崇高。荷寵靈之優渥。挺金石不渝之操。茲惟事上之誠。知富貴克守之難。用保有終之吉。勉矣來効。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衛聖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翼祖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功。實自積累。獲嗣丕烈。敢忘翼勵。孟冬吉月。歲事旣成。合祭以時。舉

茲禮典。惟是備物。將以誠愨之心。神其歆之。錫以多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棗盛薺合薺。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祖妣簡穆皇后劉氏配。尙饗。

眞宗皇帝册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眞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伏以古之以孝而饗親者。氣節旣至。感其思心。禱禘嘗烝。禮以時舉。然猶未厭其志也。則又大合祖宗而享焉。顧惟小子。克守成業。治民事神。動有不訓。是用躬執圭瓊。薦其芬芳。儻一作慨然如聞來格來貺。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棗盛薺合薺。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皇妣章穆皇后郭氏。皇妣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皇妣章懿皇后李氏配。尙饗。

淑德皇后册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以彤管有煒。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爲重。十月惟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棗盛薺合薺。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尙饗。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因時致享。克展於孝思。已祭受釐。大均於慶澤。乃眷耆明之哲。實予體貌之臣。肅臨事之

有容。既交神而蒙貺。宜推異數。以示眷懷。雖嘉好謙。曷止成命。所讓宜不允。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蘊純和端慤之誠。富敏贍通明之學。惟時舊德。實我柄臣。當祀事之有成。廣慶恩而方洽。疇其封爵。錫以號名。茲爲寵章。蓋舉常典。無煩避讓。其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熙事既成。方大均於祭澤。寵章所異。宜首及於樞臣。當卽往膺。勿煩沖讓。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敕口宣

朕以饗親致孝。餽惠均恩。宜有寵章。以褒舊德。往欽新命。當體眷懷。

閣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敕口宣

蔚爲賢王。陪我祀事。既膺福貺。宜被寵靈。往體予懷。祇服新命。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修容。不違禮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從我祠事。罄其齊明。因餽惠之均恩。示推仁而睦族。避讓之節。固已識於沖懷。敦諭旣勤。宜往祇於成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因時孟冬。薦鬯清廟。蒙祖考之來貺。均慶賜以推行。乃眷宗藩。宜優寵數。蓋克遵於舊典。何過自於撝謙。其欽訓言。往服休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親款太宮。致饗列聖。蒙神貺其百福。思慶及於多方。乃眷宗藩。宜優寵數。惟是便蕃之錫。式推敦睦之仁。嘉乃沖懷。形于懇避。禮有常節。無爲過恭。命之已行。難或中止。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藩之近。參闕祀之嚴。爰疇乃勞。優以異數。宜思祇受。勿復固辭。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茲慶典。遽述讓誠。命出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懷。

卷七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勅詔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宮而合食膺受神貺推行慶恩眷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懷既敷告於外庭其往祇於休命

內中福寧殿開啓禋享預告道場青詞十月十九日

伏以宗廟之嚴禋祭爲重乃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之儀仰企上靈冥孚陰佑俾克成於盛禮冀永錫於純禱式展孝思用膺神貺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禋享禮畢祝文十月十九日

屬者卜吉孟冬致饗清廟聖靈來格福祉沓臻荷神貺之不違俾緝儀之克舉敢忘神報達此明誠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啓謝禋享禮畢道場齋文

茲者冬物告成因饗親而達孝神釐來貺既均慶之以時惟盛一作成禮之弗違荷巨慈之旁祐卽靈場而申報兼冥鑒之孔昭薦此誠明期於福應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齋文十一月一日

伏以柔明之範瞻厚德而已遐感慕之思託洪慈而申薦載嚴寶殿恭啓貝函惟淨福之是資冀靈游之永祐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真覺之慈。應物溥示於能仁。孝思之感。以時式臨於諱日。俾延淨侶。交奏梵功。冀承勝利之因。永獲冥深之祐。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敕書十一月三日

汝世守邊疆。遠輸忠順。時修職貢。附達款誠。載嘉勤恪之心。宜示褒優之錫。

一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其材。遲速之効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艱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曾靡間然。方將甄叙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更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奈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爲辭。矧上下旣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爲易得之時。當體余懷。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祿享銀絹等敕書

朕卜吉孟冬。合食清廟。禮樂交舉。臣工畢從。嘉守土之修官。咸以時而來助。各以其物。粲然在庭。載省勤誠。良深歎尚。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十四日

夫朝廷之廣大賢雋之衆多必有皤然耆壽之臣以當上所優禮之異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瞻以爲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問爲當世所重閱書祕殿日侍清閑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眞宗皇帝御容等殿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文十一月十四日 乾爾名山斯爲福地翼然寶構式奉威靈繕完旣新考卜惟吉鑒茲懇至永以安安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眞宗御容等殿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青詞十一月十四日

伏以靈峯甚峻仙宇載嚴爰考吉辰奉寧眞聖式伸祇告昭鑒乃誠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

卿蔚有敏材膺于寄任遠瞻壽節効乃誠勤在庭之獻肅陳事上之忠可見省閱之際嘉歎不忘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定州龐籍乞退不允詔

敕龐籍省所劄子奏以年齒衰殘自去年七月後累奉表及劄子輸瀝懇誠尋蒙差知定州亦曾面告稱乞一年許賜請老歸第伏望早賜差人承替得遂前懇事具悉夫難進易退雖士節之甚美而尙賢優老

亦朝家之所先。故禮稱引年而有不得謝。卿以儁德爲時舊臣。束於予衷。任以方面。材猷甚壯。視聽方彊。矧夫邊候無虞。民事尤簡。固可以偃息藩屏。養頤精神。而遠慕昔賢。願還官政。雖止足之意。誠可尙於高懷。而眷遇之深。難遽從於來請。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十一月十七日

敕彥博省所上表。陳讓祿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屬者潔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予衷。嘉讓節之甚勤。顧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陪祀疇勞。啓封加命。再形懇讓。深識沖懷。顧定志之弗移。宜承命而毋忽。

西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錄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三日

伏以萬物堅成。樂歲功之斯就。四時迭運。荷乾施之無窮。爰卽靈場。載啓科式。薦以芬芳之潔。通於杳默之神。伏願威靈昭臨。福禱穰集。固穹隆之壽曆。延緜永之皇圖。下逮羣生。咸均餘祐。

萬壽觀寧華殿開啓溫成皇后忌辰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以妙道無方。推乎善應。清真昭格。通以明誠。追內則之有儀。藹餘芳而未遠。式臨諱日。俾按醮科。爰卽

琳宮肅延羽士冀資冥福永助仙游。

閣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敕口宣

卿素稱忠勇備著勞能俾更旄節之榮仍董貔貅之旅往膺寵命其體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二十九日

卿精深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以鎮浮嚮從守藩念遠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開予於未聞惟道德之所資非耆舊而誰處雖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老之心予寧敢怠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康以副虛佇所乞宜不允。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宣十二月六日

卿遠趨召節方屆都城惟茲饋品之豐式舉彝章之舊往祇寵錫式體眷懷。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九日

卿等歲元茲始隣好時修載馳使傳之勞方次都門之近宜伸頒錫式示眷懷。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夙將信聘來結隣歡方仲宴飫一作飲之豐式示眷懷之意芳醪嘉實宜厚寵頒。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十五日

卿蔚有材武。稱於周行。早罄忠力。膺予寄任。自分齊鉞。屢易名邦。俾更節制之權。入總禁嚴之旅。扞城宿衛。皆汝職焉。載閱來章。雖嘉讓節。趨祇成命。宜體眷懷。所讓宜不允。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新陽叶律。肇正於歲端。嘉節紀時。蓋遵於國典。載嚴祕殿。遐企上真。薦茲蠲潔之誠。杳達清冥之應。冀承靈貺。永祐皇圖。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元符肇貺。先聖是膺。紀爲令節之名。著乃仙科之式。用嚴禁密。恭薦苾芬。冀真馭之昭臨。貺嘉祥而茂集。基圖永固。動植均休。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十二月五日

省表具之。卿拔從行伍之微。董我師徒之衆。嘉爾勞舊。優之寵榮。乃思功效之未彰。能形避讓之冲懇。已行之命。其往欽承。事上之忠。無或怠忽。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妾等言。伏以堯官謹曆。萬物惟新。夏數得天。四時以正。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睿明稟哲。慈儉保邦。正朔頒行。極舟車之所至。仁恩一作慈溥及。順天地以發生。妾等忝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萬壽於無

疆。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駝詔

王正首歲。玉曆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隣歡而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戢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暉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寶隣交聘。兼馳使驛。別枉禮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固講修之好。顯希侍次。達此惊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 十二月九日

敕劉敞。省所進。給享詩事。具悉。給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於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卿議論闔博。辭章爛然。敷訓告以代予言。是惟其

職發揄揚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闕已還。嘉尚良切。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詔十二月九日

敕象先。省所進。禘享詩事。具悉。禘。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盛。昭乎一作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覽奏篇之來上。慶熙事之有成。文采可觀。歎嘉于再。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書十二月九日

敕梅堯臣。省所進。禘享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而純。以詩自名。爲衆所服。矧乃詠祖宗之功德。述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紘。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十二月十七日

敕王慶民。省所奏。準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絹圖。一面并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筭。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東寄。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要。列爲凡目。粲爾一作可。條陳。不惟指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制變。遽茲來上。深體乃忠。省闕以還。歎嘉曷已。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集英殿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

伏以祖烈昭宣。威神緬邈。顧祠庭之夙敞。崇寶構以載新。冀卽安安。永伸一作嚴奉。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

伏以早嚴寶殿。以佇神游。今奉威靈。卽安清禁。仰惟鑒格。敬此精衷。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威神在天。奉真遊而時格。覺慈宣化。敷慧福以無窮。追諱日之甫臨。演祕言而申薦。永繫仁佑。式慰孝衷。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華。演靈篇而甚祕。式屆遏音之日。載深濡露之懷。遐薦福因。永資道蔭。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諱日斯臨。孝心增感。永慕至慈之德。載瞻大覺之雄。既集善因。遐資福果。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極。卽仙庭之祕邃。誦金簡之精微。仰冀清真。永資遐福。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宿衛之勤。勞能備著。俾移使節。式示眷懷。宜體優恩。勿持堅讓。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夙推材武。久擁節旄。俾易名藩。用伸優遇。無煩固避。往服新恩。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批答。嘉祐五年正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衆。材識足以濟時。蔚然君子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恙。求解樞機。朕心惻然。深以爲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耆哲而弗居。俾從優游。以便頤養。所期福善之理。當蒙勿藥之休。還來輔予。以盡賢業。遽形引謝。良異眷懷。所乞宜不允。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正月二十四日

門下朕稽有國之彝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載涓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養肅雍之德。俾遵舊典。襲以徽章。嘉乃妙齡。盛哉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親。茲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絜乃夙成。祇若訓言。往膺渙渥。一作命。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同日

門下詩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儀。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匪曰親私。惟始被於寵章。常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婺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茲膺一作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乎有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 正月二十六日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獻無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厚德浸於黎元。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聲教咸均。罄茲率土之濱。共効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獲侍嚴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至。

【在外嶽瀆等謝禋享禮畢祝文】神報疑是伸報

卷八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 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清穹眷佑。皇緒丕隆。方陽月之正時。屬誕辰而著節。仰瞻霄極。薦此芬馨。冀膺敷錫之祥。永保延鴻之慶。

乾元節謝內中眞宗皇帝表同日

伏以佳名著節。載誕紀辰。永惟涼眇之躬。獲荷顯休之業。動遵聖訓。期保慶基。忱惕之懷。孝思罔極。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章惠皇太后表同日

伏以天陽正候。壽節紀時。深惟載育之恩。緬慕至慈之德。敢忘翼勵。期保延鴻。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表不允批答正月二十九日

省表具之。朕惟一二左右之臣。出納樞機之命。必有同德。爲時老成。卿質厚器闔。材優識敏。風力甚勁。晚而不衰。議論有稽。言而必中。朕所體貌。民之具瞻。豈宜退徇謙沖。自厭繁務。盡瘁事國。矧惟素懷。推心仰成。當體予意。所乞宜不允。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闔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禪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機而至悉。自此無。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

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國公行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嚴師律以宣威。是爲將率之事。謀王體而坐論。必屬廊廟之臣。惟二柄之是兼。蓋一時之首選。顧於寄任。宜副倚毗。爰告外庭。式揚休命。具官李昭亮。資質純厚。器識通明。世有勳庸。蔚爲舊德。家傳韜略。濟以美材。爰自壯齡。早膺獎擢。訓齊士伍。號令信於恩威。宿衛朝廷。勤勞著於夙夜。屢被蕃宣之寄。實資鎮撫之才。惟留鑰之別都。乃宿兵之重地。歲時滋久。譽望益嘉。眷言中山。還爾舊治。是用易以將旄之寵。增其帝傅之崇。於戲。宣國威靈。用綏寧於邊鄙。求民疾苦。以班布於教條。俾無北顧之憂。惟我老成之倚。往踐厥位。時惟欽哉。可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兗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泰寧軍節度使。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判定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同日

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豈不慎選。用諷一作擇。剛日敷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行。粵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勵名節。靡皇宴安。每思報國。以有爲。嘗請治民而自効。北州之政。稱最。東土之人。甚思。惟留務之是居。顧歷時而頗久。俾加襄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蕃翰。於戲。爲政而先無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緊乃通明之略。副予東任之懷。往惟欽哉。膺此休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刑部尙書。充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公亮乞罷不允詔二月十八日

卿以敏識精學。參贊萬務。儔德茂行。表儀百僚。而思慮之勞。偶嬰疾恙。藥石之効。聞比康平。嘉謀話言。日以虛佇。封章屢上。引避甚堅。豈未體於眷懷。而每煩於開論。宜專輔養。以副倚毗。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同日

卿聯國懿戚。惟時美材。久居留使之權。俾委將旄之任。載嘉沖挹。思避寵榮。宜體眷懷。無煩牢讓。閣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李端懿告勅口宣同日

卿地胄聯華。資材甚茂。早膺器使。頗著聲猷。俾進總於中權。式增榮於戚里。所宜祇服。以體眷懷。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詔三月十六日

卿識茂器閎。智優學博。施於有用。謂靡不宜。乃眷西陲。最爲重地。惟撫綏備禦之任。必通明敏給之才。予難其人。於爾爲得。委遇之意。則惟其勤。避讓之誠。夫何于再。勉祇其往。當體朕懷。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省表具之。朕惟朝廷之體廣大。材賢賢一作材之士衆多。必有耆哲之臣。以爲時望之重。卿早被獎擢。藹然聲猷。參聯鈞輔之崇。協贊樞機之要。履躬之懿。久見於純誠。事上之忠。志期於盡瘁。顧方深於毗賴。而懇避於寵榮。封章繼來。敦諭亦至。引年以禮。雖嘉止足之賢。優老虛懷。未忘眷遇之意。往安厥位。宜體予衷。所乞宜不允。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五月三日

伏以南薰被物。方茲長育之明。西覺稱雄。允賴慈仁之濟。俾延淨侶。虔啓法筵。冀迎百善之祥。普洽萬生之衆。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省表具之。卿事君一心。憂國百慮。簡拔寒俊。而多得遺才。慎重賞刑。而惟恐過舉。蔚然德業。方厚倚毗。而網憲之司。異同輿論。或事非大體。或言涉難明。因其摺撫。於至微。益見始終之無過。雖開廣言路。務在兼

容而進退大臣。豈當緣此所宜篤卿自信之志。成朕不惑之明。渙然無疑。來復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五月二十四日

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爲職。議旣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愆而發。事緣藹一作暖。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旣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勿貳也。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富弼。

賜樞密副使張昇生日詔一作宣五月十九日

卿以業履之清優。任樞機之密勿。余所禮遇。時之具瞻。爰屆誕辰。俾加慶賜。

賜荆湖北路救濟飢民知州獎諭勅書五月二十七日

夫修人事所以禦天災。安吾民豈不在良吏。爾學優從政。職任治人。因凶歲之疫飢。體詔書之隱惻。旣免擢於殍。仍不夭於札。再惟敏事之材。深得卹荒之禮。第課來上。予心所嘉。宜有褒章。以旌善績。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傳進奉謝禔享加恩詔六月十七日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寵異。禮宜優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駿良而來獻。載惟誠恪。

深用歎嘉。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大鹵之雄。中權爲重。時有舊老。束于予衷。寵之旄鉞之榮。委以蕃宣之寄。效駿良而來獻。將誠慤之甚勤。省覽已還。歎嘉曷已。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書殿之職。號爲清優。舊德之臣。所宜寵異。乃求駿足。以副勤誠。曾非貴物之心。實體事君之節。省閱于再。歎獎不忘。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渙進奉謝恩馬詔同日

國家慎選材武。委之事權。優其寵榮。所以責効。厚其頒予。所以養廉。乃因物以達誠。見事上之惟恪。省閱于再。歎嘉不忘。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卿惟時舊德。爲國將臣。推恩典以旣優。俾家庭之增寵。乃輸良貢。以効誠勤。省閱以還。歎嘉彌切。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禋享禮畢勅書六月十七日

朕以孟冬卜吉。大祭仲虔。惟熙事之旣成。實庶邦之共慶。載披來貢。深見輸忠。省閱以還。歎嘉良切。

賜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乞知青州不允詔七月二十一日

卿強學博覽足以通古今嘉謀讜言足以承顧問朝夕獻納余有望焉矧方委之劇煩嬰以事任懋乃賢業宜有施於朝廷奮乎壯猷豈暇便於鄉里其安爾職深體眷懷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八月八日

省表具之迺者卿數上封章懇辭樞要兼引年而爲請思還政以自頤眷惟耆舊之英誠久劇繁之任俾增書殿之職仍參講席之聯是曰清優豈忘顧遇而進見之際聰明未衰迺遷使領之華往重邊陲之寄予意所屬僉言允諾雖冲尙之可嘉惟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八月十六日

勸力農而務本惟汝之官登嘉穀以告豐乃時之瑞粲然良實來効貢囊載惟修職之勤式緩憂民之意省闕于再歎尙不忘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無量壽佛一燈勅書同日

壽觴紀節罄率土以均歡妙像有儀獻無疆之善祝嘉乃愛君之意見於事上之恭省闕以還歎嘉良切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詔八月十五日

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劇煩。而得材之難。顧常勞於選任。矧居外茲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微疾之辭。居然寵名。因爲榮養之樂。其毋必讓。當體至懷。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袞獎諭勅書

嚮者長人之官。備盜不謹。害我命吏。驚茲遠民。汝於斯時。能奮厥効。督捕甚急。饋餉有方。致茲兇徒。卒就擒戮。第功來上。覆實不虛。載嘉勤勞。深用褒歎。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九月二十四日

四時適序。萬物堅藏。嘉歲事之有成。繫神休之是賴。承茲靈貺。報以吉蠲。惟冀享誠。益敷多祐。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同日

伏以坤德流徽。式臨於誕日。貝文宣妙。恭仰於巨慈。載嚴祕邃之庭。駢集清修之侶。冀資壽福。時啓靈場。伏願毫相分光。法雲假蔭。憑茲勝利。永保遐齡。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九月二十六日

伏以寒律正時。適臨於良月。曾沙誕慶。爰紀於嘉辰。夙清祕殿之嚴。並集祇園之侶。冀因勝利。延錫膺一作休。祥。永輔坤儀。益隆壽祝。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拆櫬祭文同日

日月惟吉。山川既佳。啓茲櫬塗。往卽襄事。顧歆薄奠。宜體哀悰。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同日

儀物既備。川塗甚夷。往卽佳城。卜茲吉日。靈其顧享。副此哀懷。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同日

惟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卹典斯備。往卽安宅。享茲克誠。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同日

葬之爲禮。古所重焉。方將事以在塗。顧勞心於祇役。眷賴之意。不忘于懷。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耐葬隨護宗懿已下勅書同日

日月惟吉。川塗匪遐。顧襄事之有期。嘉送終之盡禮。勞動備至。眷矚良深。

撫問尙宮沈氏勅書同日

輜旌就道。霜露戒時。載惟將護之勞。無怠祇勤之意。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勾修墳并沿路巡檢道路及管勾一行靈輦程頓排辦等朝臣使臣內臣

等勅書

卜吉趨時。送終備物。顧風霜之方厲。念事役之爲勞。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修紀綱。正然後相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虛心一意。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獲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達治亂之原。德業之隆。名稱甚盛。朕方虛己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自秉鈞衡。宣勞夙夜。惟是小大之政。損益施設。惟卿之爲。罰罪賞功。進退能否。惟卿之聽。時有異論。豈無多言。一切屏之。惟卿之信。若乃恭己南面。庶幾輔子。享其成功。登于至治。亦惟卿之圖。其三者。人君之所難。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無名屢辭。實所難諭。卿其體茲至意。究乃素懷。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自懇避。

一作而自懇避。

【賜李端懿讓恩命不允口宣】俾委。

一作俾建。

【大相國寺爲民祈福道場齋文】之明。

一作之時。

【賜富弼乞退斷來章手詔】議既不一。一作議
【賜湖北救濟飢民知州獎諭勅書】以禦。一作銷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一

諫院謝賜章服表同王素 慶曆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日日。準閣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者。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效。不敢卽受。乞賜停寢。明日朝于垂拱。退立廡下。俟命不報。方共彷彿。未知進退。而閣門吏已迫。臣等入對。及見於延和。有司贊使俯伏受命。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僚薦舉。不得辭讓。臣等知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際。竦動羣臣。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陳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蓋不欲使臣等雷同微幸之流。而爲外人譏議。乃知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愛君憂國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報謝。惟有至誠。今陛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尙不欲令外人所非。伏況陛下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致陛下纖過小失。不見于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慶曆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準中書傳指揮令臣到聚廳處尋問得有聖旨令臣就試伏念臣自忝諫垣言事無狀日月未久恩渥已頻凡朝廷任用非人僥倖干進在於臣職皆所當言豈有自爲僥倖以冒榮寵其召試指揮伏乞特賜追寢取進止

辭召試知制誥狀同前

臣今日準中書召臣聞有聖語令臣就試已曾略具劄子辭免退而循省未止憂驚伏念臣本乏才能豈堪作用誤蒙聖獎擢在諫垣竊自思惟無以論報但竭愚慮知無不爲凡姦邪在朝僥倖求進多以激訐沽名未察臣心紛然議謂臣亦自省忠國之節特惟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辨但誓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今若驟覓寵榮越次升用則是譏議者謂臣向之所爲果是沽激本非爲國而去惡但務傾人而進身不惟使今後朝廷擢用忠言之臣不以自明而取信兼恐小人見言者得進既速則各務奔趨一長其風遂成媮弊蓋上干於國體非止徇於臣私況臣供職未久言效無聞方今百度未脩四夷多事言者正當以失職坐黜豈可以亡狀遽遷其召試之命必望特賜追寢緣臣早來爲中書催召倉卒之際論述未詳謹再具狀奏聞

辭直除知制誥狀同前

今月六日準中書召臣試尋曾具劄子并奏狀辭免今日忽聞已有聖旨更不召試直除知制誥者伏以

聖恩優異。至寵至榮。臣所以敢茲懇請者。蓋以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飾讓之私。唯冀聖明。察臣悃愾。竊以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情僞。今一言事之臣。得速進。則小人好進。紛然爭以口舌爲事。至其甚弊。理難抑絕。則後來有讜言之士。必雷同以干進見疑。使君子小人。情僞何別。故臣以謂任人之體。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寵榮。臣累得對便殿。奏事之際。常陳此說。伏況臣供職已來。日月未久。幸值陛下切於求理。優容直言。然而夷狄未賓。盜賊未息。官吏未汰。黎民未蘇。以事考言。其效安在。而數月之內。恩典頻仍。當黜而升。宜罰而賞。繫於國體。則如前所陳。揣於臣私。則自知若此。且夫設官賦祿。本以勸善。擢臣一人。好進者得以奔趨。無勞者皆容忝冒。所損已多。伏望聖慈。憫臣愚訥。直降恩命。特賜寢停。

辭免第二狀同前

昨以準中書劄子。爲臣累辭恩命。奉聖旨。不得辭讓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誠無飾。若理必當受。則豈敢虛辭。上煩聖聰。自陷矯詐。蓋臣所陳述者。上繫朝廷事體。非獨專徇臣私。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速進。則僞言者誘以爭趨。今若辭讓而不獲。則僞讓者終於得進。損之又損。不如不辭。臣猥以菲材。已在言責。若陛下欲擢臣以責效。則今所居之職。自足展效。但患無能。若以寵典爲賞勞。又無可賞。伏況此來恩命。特出聖心。臣子至榮。人所願得。苟非深思熟慮。理須避讓。豈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至懇。

所除誥勅早賜追還。

舉呂溱自代狀同前

準先降勅節文。應兩省臺官尙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閣門投下方得入謝者。

右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呂溱首登辭科。素有文學。不肯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爲兩浙第一。臣嘗與溱同在館閣。聞其論議。服其度量。材美甚衆。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謝知制誥表同前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一作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尙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

稱是者不又^{一作}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尙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廁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效。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闕】慶曆四年八月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慶曆四年九月

臣脩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前奉詔編次三朝故事。成上進訖。特賜獎諭者。聖后

當天。孝循先志。嘉與左右。奉爲大法。成編上聞。懼不稱旨。蒙詔溫諭。以榮以悖。臣某

中謝

臣聞藝祖造邦。

翁受駿命。文綏武服。震讐萬方。十七年間。大業以定。神宗享御。睿謀獨斷。照姦以察。固賢以誠。政清法明。夷夏安樂。章聖紹衣上下。錯國旣安。玉帛走於庭。犀革囊於庫。刑賞有典。禮樂有經。草木人靈。嚮懋歡喜。恭惟皇帝陛下。以甚盛之德。位久大之業。日旰坐朝。味爽思道。置器安處。納民大中。尙惟一祖二宗之遠。謨有百世無疆之不訓。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調諧。法令所以必行。邦國所以從乂。天垂日皎。布在方冊。爰詔近侍。採摭要實。祕在大府。用裨聖政。蓋守成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睿心遠紹。振古與偕。臣親

被上音適終論次慮失煩簡隕越待罪聖度兼貸錫以褒言誓捐微軀仰荷鴻覆瞻望宸辰無任激切

謝賜慶曆五年曆日表

伏以聖人在上天地節陰陽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時八風六律二十四氣各應時而至臣愚幸同萬物俱被長育而得與草木自別使知寒暑之期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天縱多能向因萬機之餘親考上元之曆以授百職以同萬方而臣官任轉輸兼司按察若乃加正朔於四海頒政教於明堂陛下總其要而舉其大端至於經時節勸農桑候豐凶勤畜積順時令察姦非則臣敢不守其職而行其小者庶無失業以答洪恩

滁州謝上表慶曆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羣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尙叨於清近爲邦仍竊於安閑祇荷恩榮惟知感涕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媿無善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一作仍未及筭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

以至究窮於資產。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罹纖過。奚道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冤枉。然臣自蒙容獎。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速孤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頑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慶曆五年十月

臣脩言。伏觀十月九日赦書。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祔廟禮畢者。大孝發於宸衷。刑于四海。休氣蒸乎美澤。賚及萬方。華夏歡呼。一作神。祇感一作感。悅臣某。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繼聖垂衣。率勤儉以在躬。推仁恩而浹物。動稽先訓。謙弗自尊。奉二后之慈靈。永懷罔極。詢百執之公議。所據有經。然後肅清廟以載嚴。由闕宮而升祔。上儀交舉。大慶咸均。孝思永奉於烝嘗。懿範有光於典策。臣守藩地近。一作遠。受國恩深。欣盛事之親逢。與蒼生而共樂。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克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脩邦

貢之儀。用罄臣忠之節。

謝賜慶曆六年曆日表

祇膺寵錫。伏積兢榮。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愛人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姓不知。聖德與四時合序。是以星辰順軌。日月清明。陰陽和風。雨節恭己南面。授人以時。屬此歲端。大頒玉曆。臣職在守土。愧無他能。謹守詔條。其敢失墜。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臣脩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曆七年曆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爾守邦之吏。皆蒙頒曆之恩。匪以爲私。蓋遵彝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爲玉曆之文。以叶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欲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

慰申王薨表慶曆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申王德文薨。皇帝幸後苑舉哀。挂服者。伏以申王德文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遽背明時。奄然殂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仁親九族。孝治萬方。成服發哀。恩隆禮備。臣忝居侍從。遠守詔條。不獲躬詣闕庭。以伸奠慰。臣無任哀感之至。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慶曆七年七月

臣脩言伏觀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者一人致孝式表於奉先三后在天並垂於鴻祐人靈交感華夏歡呼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撫重熙之運親執玉幣禮天地之神祇時奉烝嘗報祖宗之功德乃眷別京之重載崇原廟之儀衣冠出遊仰稽於故事郡國嘗幸俾得以奉祠實隆廣孝之風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叨辭職方守郡條瞻盛禮以阻陪效歡聲而徒切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表慶曆七年十二月

訓辭深厚恩典優隆祇服以還戰兢無錯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世用行與時遠過蒙獎擢之私忝居侍從之列坐尸厚祿安處善邦當見帝以親郊莫陪嚴祀泊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進爵賜勳卽封加戶併茲榮數及迺無功敢不退自省循益思砥礪上答乾坤之造更堅犬馬之誠

賀平貝州表慶曆八年閏正月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盜孽竊興人^{一作神}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一作克}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驅脅^{一作脅}士衆閉守城闔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卽大戮悖慢者警而肅恪^{一作恪}昏愚者知

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欣聞德音。

揚州謝上表慶曆八年二月

臣脩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勅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仍敍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誣上一作幸繫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冤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效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潁州謝上表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臣脩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潁州軍州事臣已於三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閑坐享榮祿雖大君之德曲示含容而爲臣之心豈自遑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能淺薄性識昏蒙偶自弱齡相知學古謂忠義

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進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怨仇。退未知補報之方。遽先罹於衰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乘氣以交攻。晴曠雖存。白黑纔辨。蓋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閱其孤拙。未卽棄捐。付以善邦。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便身不廢。猶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表 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潁州者。恩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爲寵。臣以喜爲憂。伏念臣自小無能。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篤行。不思今世之難行。而自遭遇聖明。驟蒙獎拔。急於報國。遂欲忘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違忤者悉當權之士。旣將行己。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況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讒誣。迨於降黜。當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半辭而自理。其後再經寬赦。移鎮要藩。曾未逾年。遽求小郡。蓋臣知難當之衆怒。尙未甘心。思苟免之善謀。惟宜退迹。則臣於榮進。豈敢僥求。此蓋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睿慈。謂臣貶職之人。悉皆牽復。憫臣無名之罪。久未雪除。故推敍進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歲。早已改官。逮此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則懷忝冒之慙。進退之間。凌兢失措。惟當盡節。上報深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皇祐元年八月

臣脩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
潁州者。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某中謝。臣伏見前世材賢賢一作材之士。身結主知。勳德
之臣。功施王室。然尙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迨於中人。
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効。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
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
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
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尙當不顧以奮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
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謝上表皇祐二年七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宮鑰之謹嚴。
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
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困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
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儉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尙希慕於功名。豈
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

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勳表皇祐一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尚書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依前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謝者。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襄升。臣某中謝。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慚。比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脩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恨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翟闕。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踳厚。踳高。但撫躬而無措。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干進一作進。

【辭召試知制誥狀】不以自明不字疑。

【辭免第二狀】所陳一作累。獨專一作專獨。

【謝知制誥表】未少一作少。玉色一作顏色。聖主一作明主。

【滁州謝上表】乃未及筭一作當未筭。尊號此上一有伏遇二字。

【賀鴻慶宮成奉安表】玉幣一作圭幣

【賀平貝州表】王則此下一有等字

【揚州謝上表】以優已一作優已自勵一作每勵忘言一作廢言孤拙獲全【至】為幸。【二十九字】一作危拙獲全。為善者皆當感激罔欺不効好譏者由是沮

消豈特臣愚。獨蒙其幸。

【潁州謝上表】昏蒙一作昏愚

【謝轉禮部郎中表】一作臣某言。樞密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授自小便一作自少篤行一作篤信不敢以以謂臣

貶職謂字下一有後字憫臣此上一有而字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曖昧元作藹尙當一作尙思

【南京謝上表】困風波困一作因

卷二

謝賜對衣狀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覲於清光。賁以身章。遽蒙於寵賜。授受之際。兢懼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用。遵光華之在旦。荷榮祿以逾涯。非惟罪謗之多罹。實亦禍罰之並至。苟存遺體。僅續餘生。敢謂伏蒙尊

號皇帝陛下覆燾之恩。幽微必及。召從廬次。復以官聯。當陛見之云初。陳笥衣而有煥。飾躬增耀。愈彰不稱之譏。處物雖愚。猶識謝生之所。臣無任。

辭翰林學士奏至和元年九月

臣今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翰林學士。所降勅告。臣未敢祇受。竊以內制之職。選用非輕。臣以庸虛。繆塵侍從。歲月雖久。能效無聞。居外任不歷。煩難在朝廷。未有補益。見居學士之職。已甚厚顏。豈敢更希榮進。況臣屯蹇之迹。憂患所侵。齒髮凋殘。心志衰耗。嚮侍老母。久纏疾恙。尋丁憂制。僅有餘生。累歲以來。學業荒廢。詔誥之任。尤非所當。欲望聖慈。察臣衰拙。所有恩命。特賜寢停。臣無任。

謝宣召入翰林狀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一作詞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旣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

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效。少答鴻恩。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同前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彌峻於近班。慈澤逾涯。復叨於蕃錫。退循昧陋。曷稱暉榮。伏念臣素乏藝文。久塵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內署凝嚴。遽叨於廁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宸慈。式垂寵賚。兼金錫帶。榮踰廓落之名。在笥頒衣。媿甚曳婁之刺。輟以內閑之駿。飾精寶校之光。俯耀微軀。仰慚殊渥。庸何醜補。但誓糜捐。臣無任。

乞洪州劄子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陳。乞差知洪州一次。尋以差入貢院。無由再述懇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塵恩寵。一入禁署。迨今三年。進無補於朝廷。退自迫於衰病。眼目昏暗。脚膝行步頗艱。右臂疼痛。舉動費力。雖翰苑事無繁劇。聖恩曲賜優容。然非養病尸居之地。兼臣鄉里在吉州。昨於丁憂持服時。歸葬亡母。荒迷之中。庶事未備。本期服闋還朝。上告聖慈。乞一近鄉州郡。貴得俸祿。因便營緝。而自叨禁職。在苒歲時。貪寵忘親。此又人子之責也。所以夙夜彷徨。不能自止。欲望聖慈憫臣衰朽。察臣懇迫。特許差知洪州一次。取進止。

辭侍讀學士劄子嘉祐三年三月

臣準閣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兼侍讀學士。臣伏見侍讀之職。最爲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臣以愚繆。忝廁翰林。又充史職。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尙書禮部刊修唐書。然則在臣不謂無兼職。而經筵又不闕人。忽沐聖慈。特此除授。蓋以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爲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聖朝慎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況臣材識淺薄。自少以來。粗習辭章。過蒙進擢。俾塵禁署。中年衰病。常憂廢職。至於講說經義。博聞彊記。矧復非臣所長。今耆舊之臣。經術之士。並侍講讀者。足以備顧問。承清光。欲望聖慈。矜臣不材。自知俾免冒榮之誚。所有告勅。不敢祇受。取進止。

再辭侍讀學士狀嘉祐三年三月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禁署爲一時清選。旣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譬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旣皆習慣。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

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旣已陳述若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僞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開封府劄子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聞內出誥勅各一道付閣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誤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勅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旣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墮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二劄子嘉祐四年正月

臣輒有愚懇上干聖聰出於至誠不敢緣飾臣本以愚懦別無材能過蒙恩私列在侍從初無補報之效

每以尸素爲慚。昨者忽被選差。俾權京尹。臣雖知材力淺薄。衰病侵陵。當此浩穰。實難辦濟。直以忝廁翰苑。迨今數年。所職清閑。過享優逸。一旦遽蒙煩使。不可再辭。亦欲勉強年歲之間。少陳筋力之效。苟無曠敗。乞一外州。不意眼目舊疾。遽然發動。蓋自供職以來。旦旦常於燈燭下看讀文字。及簽書發遣。自早至夜。率以爲常。全藉眼力。而臣舊患。已及十年。兩目眊然。中外具見。近一兩月來。暗昏疼痛。屢在假告。不無廢事。人雖未責。臣豈自安。臣自前累。曾陳乞江西差遣一任。欲乞檢會。臣前後陳乞。依蔡襄例。除臣洪州一次。俾解繁劇。以養衰殘。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三狀

右臣近罄懇私。自陳衰病。願罷權尹。乞一外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臣以庸繆。過叨獎擢。不能陳力。輒欲辭勞。當被刑誅。敢期詔諭。理宜祇惕。明訓勉勵。疲駑而敢再干天聰。固自愚執者。蓋臣有不得已也。臣舊患兩目。於今十年。近日以來。發作一作動。尤甚。眵淚浸澀。睛瞳眊昏。視物稍多。其痛如割。欲頻請假告。則浩穰之地。豈自遑安。欲竭力枝梧。則疾患內攻。有難勉強。夙夜憂畏。不知所爲。欲望聖慈。憫臣衰殘。察臣愚拙。許解繁劇。假一遠外之州。俾之待罪。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四劄子

臣近兩曾陳乞。差知洪州一任。未蒙恩許。蓋以臣衰病不支。難當任使。素心所切。苟欲便私。非敢自圖外

州以就優逸。臣年雖五十三歲。鬢鬚皓然。兩目昏暗。自丁憂服闋。便患脚膝。近又風氣攻注。左臂疼痛。舉動艱難。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幾。以此貪冒榮祿。兼處劇繁。實知難濟。矧自權行府事以來。三致臺諫。上言兩煩朝廷起獄。其它碌碌常事。亦無分寸可稱。蓋其資材本自庸虛。加以精神日漸耗竭。處之清職。則論議謀猷。無一可取。擢以煩使。又心力疲憊。自訴不能。上賴聖慈憐憫。雖未欲遽棄於外。而臣自處。實所難安。伏見侍從之班。交相出入。昨呂溱劉敞。並請補外。不三數歲。今悉召歸。況如臣者。留之無所補。去之無所惜者哉。欲望聖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養理衰殘。誓於餘年。少圖報效。今取進止。

辭轉給事中劄子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伏蒙聖慈。許臣解罷府事。兼授臣給事中。臣本以庸虛。誤蒙獎任。不能陳力。況未及期。遽以衰病。自求罷去。理當黜責。以勵不才。豈宜非時濫被恩賞。況臣權府之初。已蒙加以兼職。到今才及半年有餘。不因朝廷別有差使。只是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雖聖恩優厚。過寵衰殘。而臣自揣量。無容濫受。所有恩命。乞賜停寢。只許令臣歸院供職。所貴少安疲病。今取進止。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同前

臣近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給事中。臣尋曾瀝懇。乞賜寢停。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告勅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語侍從。既無所納。以伸報效。任以煩使。又自陳疲病。訴以不能。然則

如臣久冒寵榮。果堪何用。上賴聖君優容。未加黜責。豈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職。不久罷去。又復轉官。此臣所以慚懼徊徨。不敢卽授也。臣竊見前知府呂公弼。差知益州。授樞密直學士。及公弼辭免不行。徙領羣牧。遂却只依舊充龍圖閣直學士。王素蔡襄並因方面之寄。乃遷職。是則罷府供職京師者。不當別有遷轉。此近例也。臣非敢飾僞。上煩聖聰。直以恩寵頻併。理當辭避。欲望聖慈。察臣無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俾寢新恩。免貽羣議。今取進止。

舉呂公著自代狀同前

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出自相門。躬履儒行。學瞻文富。器深識遠。而靜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爲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

進新修唐書表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爲提舉編修曾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

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嘉祐五年七月庚子

臣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令臣授告勅者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脩書官並均容澤竊緣臣與他修書官不同檢會宋祁范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並各十年已上內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分居二范鎮王疇呂夏卿劉義叟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賞臣實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年豈可又^{一作}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虛飾辭讓煩黷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欲望聖慈特寢新命今取進止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獎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頓於此際。過飾僞辭。取好讓之虛名。爲有識之所誚。實以臣撫心內愧。不敢自欺。蓋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錄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爲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體聖恩。便合祇受。而臣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勳食邑。一有所需。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爲榮。臣若自欺不書。則冒寵雖多。爲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賀壽星表至和三年二月 誤離在此。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保祐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發憤。而以仁慈寬厚之惠。愛養元元。下泊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庚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忝備詞臣。無所裨補。惟願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夫一有無疆之休。

乞洪州第五劄子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久列侍從訖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髮白手顫精力俱衰兼以父母墳塋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心迫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曾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勅刊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堅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退養衰一作拙兼便私塋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嘉祐五年 月

右臣近瀝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墳墓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攻於外一作事迫於中一作既不自安實難緘默將期得請不避煩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遠葬鄉里在吉州之吉水昨臣丁母憂日又扶護歸葬然臣方在憂禍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長號撫心自誓祇期服闋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幾近便營緝至於種植松柏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立碑碣之類事雖倉卒冀於一二年間勉力可就當是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並聞臣言自臣除服還朝皆引領望臣歸踐前約而臣遷延在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貪戀一作榮祿食言不信罪莫大焉兼臣稟賦奇薄衰羸多病兩目昏暗已踰十年近又兩耳重聽如物閉塞前患左臂疼痛舉動無力今年以來又患右手指節拘攣至於鬚鬢蕭颯一作久已皤然臣自視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濫廁賢材英雋之士出入朝廷以取笑於搢紳之列實慮早衰易殞恐遂不得一償素志以爲終身之恨臣自數年以來雖累曾陳

乞而懇誠不至。天聽未回。亦嚮欲伺候唐書了畢。今者幸已成書上奏。其餘所領。並是尋常職務。別無朝廷差委。勾當未了事件。臣是敢罄述愚衷。備盡微瑣。伏念臣本乏材能。初無階援。特蒙睿獎。拔自常流。置在侍從。殆今十有七年矣。訖無補報。孤負恩榮。伏望聖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閱臣昔當少壯。銳意立朝。今而衰退。一至如此。哀臣情實迫切。乞賜檢會。數年以來。前後陳乞。特許與除。知洪州一次。臣雖疲憊。猶能遵奉詔條。修舉常職。誓殫犬馬之力。上酬天地之仁。臣無任徬徨激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七狀同前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一道。以臣陳乞江西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賤。誤玷恩榮。而生稟拙艱。動罹謗咎。往自河北。斥守滌陽。在外十年。遂至白首。頃除憂制。還奉內朝。幸蒙聖恩。收以桑榆。置之翰苑。凡今仕宦光寵。孰不樂在朝廷。職任清優。顧亦無出禁近。臣豈不思嚮之流落。引領欲一作願還。而乃却蹈風波。自投遠外。此之愚計。豈近人情。蓋以臣事迫心危。有不得已。凡諸懇悃。嘗具剖陳。不敢煩言。況已罄盡。再念臣遭遇明聖。過被恩私。犬馬無知。猶能報效。而臣性既疏簡。識非敏明。少以專學。而自愚。不能趨世以濟務。效當求實。而安事虛名。才貴適時。而一無可用。至於上所詢訪。時有論議。亦碌碌隨衆人。未嘗有所建言。縱令有之。亦不足采。惟有文字。繆爲流俗。過稱。而自供職禁庭。殆今七載。屬中外無事。文書甚簡。不過月赴四五直。飽食甘寢。止撰青詞齋文一兩通。只此爲臣所能。是臣事業。去之亦何闕於事。

存之又奚補於時。將何以上煩睿慈。曲示恩意。特頒詔諭。前例所無。捧讀驚慙。繼以感涕。臣亦竊聞近日兩制臣寮。多求外任。彼皆材業有素。年齒方彊。又無事於外方。可以且留供職。惟臣材無可用。年又漸衰。外有私營。冀償夙素。欲望聖慈。畀之一郡。使其志畢願從。若天幸餘齡。未填溝壑。則遺簪舊物。尙或冀於見收。而疲馬君軒。豈不知於有戀。臣無任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辭侍讀學士狀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學士者。竊以學士不宜兼侍讀。臣於前歲已具陳論。當時蒙恩。遂許辭免。在於今日。豈宜復授。得非以方今經筵闕人。而臣在學士中。適當次補。聖恩優異。不忍獨遣。臣以衰殘。久塵禁署。已兼龍圖閣學士。而在院學士。多未有兼職。況臣前已有言。理宜自踐。欲乞許臣只兼舊職。其經筵闕侍讀。別賜除人。所有誥勅。臣不敢祇受。今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表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一作禮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開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

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容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樞密副使。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備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牢辭之靡獲。徒以寵而爲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慮。爲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遂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毫分。一作分毫顧質早衰。況漸凋於齒髮。但思藏縮。敢望甄陞。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自失。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莫諧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媿。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鷲之可勉。俾承闕乏。以効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逢之會。職思其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辭參知政事表嘉祐六年八月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榮所被踟躕難安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於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收誤獎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無庸求俊又於在廷擢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効之誠殞糜後已

謝參知政事表

贊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冀得非常之材迺以敍遷俾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問儒者博而寡要況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邁亨嘉之會驟蒙獎拔一作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引去敢期容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憂并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謂臣既朴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員遂茲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爲惠。雖澤貴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旣難安於兢愧。敢自避於黷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顯愚。學無師法。才不適當世之用。識不通治古之原。誤蒙聖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幸有蘊而得施。坐耗歲時。訖無稱而取諒。方懼素餐之責。敢懷濫得之心。屬宗祀之有嚴。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後。旣竊窺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獲共慶於成禮。然而賜之昨餽。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回高明之聽。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恩。務先於幽遠。憫小器易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收渙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嘉祐八年正月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天章閣。觀太宗眞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牋字。遂錫宴於羣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誤被獎擢。參贊鈞衡。陛下憂勤萬機。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民物熙閑。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旣得以尸素偷安。而又獲親侍清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召赴天章閣。寶文閣。親祖宗御集。賜飛白羣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屏營之至。

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

皇明繼照。如日之昇。睿澤霽流。溥天咸被。時惟朽懦。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

不周於往行。一作時用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招謗咎以借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獎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歡謳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茲時其敢獨異俯從祇受但益凌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駑之效庶伸塵露之微。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離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休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雖學古性實迂儒徒誦習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從束髮遭會明時蒙先帝之誤知與羣英而並進紫樞黃閣叨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屬綴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茲聽覽之初務審汪洋之澤臣敢不勉脩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展涓埃之效少酬葭蕕之私。

【謝對衣金帶鞍馬狀】促召。一作祇召。

【辭侍讀學士劄子】朝廷與添請俸。朝廷二字一作恩。

【進新修唐書表】百有五十。此上一字萬代一作萬世平和。□□不幸。此上一字不足暴其足。一作得。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六十卷。此上一有纒字。

【賀壽星表】英辭類彙題作中書賀壽星表。故其後云。翁備宰臣。案中書公用表章例。是知制誥撰。

【乞洪州第六狀】刻稟。一作事雖難字。疑是刻立。事雖難字。

【乞洪州第七狀】隨衆人。一無衆字。

【辭樞密副使表】殆浮華。殆一作第。晚勤古學。晚一作志。禍咎。一作悔咎。優容之賜。賜一作德。

【謝樞密副使表】儻賢。儻一作良。以寵而爲憂。一作冒寵。早從。從一作參。極一作副。樸直。忠直。少期。少一作圖。

【謝參知政事表】俾之。任一作之。

此卷謝賜對衣狀云。授受之際。廣韻受字上聲。納也。承也。盛也。得也。繼也。授字去聲。付也。公之它文。或以授爲受。以受爲授。蓋一時互用。不可輕改。

此卷謝賜衣帶鞍馬狀。乃初入翰苑時。其云神都繁浩者。謂前任南都留守也。或疑解開封府之後。誤矣。

廣韻以謬爲差。誤繆爲紕繆。皆非美意。此卷辭翰林學士奏云。繆塵侍從。乞洪州第三狀云。臣以庸繆。修唐書表云。黜正僞繆。并集古跋真蹟。凡言訛繆。盡用繆字。可見互用之意。元文不可輕改。

按兩朝國史。至和三年二月辛卯壽星見。此卷賀表云。庚寅之夕。蓋陰陽家分亥子爲兩日。又太史例。

以次日奏。故史書辛卯正應表文。吉本作臣等忝備詞臣。乃與翰苑同僚。共上表也。英辭類稿題云中。書賀表。改詞臣爲宰臣。雖故事舍人當作詳注。纂誤。然慶曆四年春。公知制誥時。初無此祥。當以吉本爲正。

卷三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論平元年閏五月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黷高明。唯知跼蹐。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虞填壑之有時。弓劍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驚。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羣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腑。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惛悞。一作迫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諠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效。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顧於物論。其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卽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概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勅。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勅。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爲非。若竊事爲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卽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旣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爲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願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容獎。以此疇勞。况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尙當裁抑。以絕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己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

不免屢瀆天聽。一作聽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內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惟。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睿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臣等屢黷爲煩。欲望天慈。省閱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寢停。免於此四方旱災。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爲黷。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一作驚惶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爲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橫啓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修理。內量譴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悅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敢傾悃悞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祇希干祿。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容獎。俾貳宰司。訖無豪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晦藹。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羣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遠先疲乏。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尙冀昏曠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爲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澀。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祇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爲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強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况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

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苟容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亨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羣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修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爲。已慚廊廟之訐謨。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尙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能久視。眊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目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乏。哀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諸得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聖君含垢。未卽斥去。而又思勉彊竭力。以修職業。輒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頑然未卽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面陳悃愾。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

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絕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祿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爲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况如臣者，尸祿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澀，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誤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閑僻處，將養三二年，或目復清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効，乃是臣自爲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爲難，早賜恩許，今取進止。

第三表 正月二十九日 上二月二日 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爲本，立朝以進退爲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苟保庇之寬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蓋切懇私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諧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絕纖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况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祿者，常情之貪得。苟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

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苟安。則臣刮膜祛昏。尙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爲雨水爲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爲降災。惟譴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飢已甚。饑疫相望。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燾之寬仁。尙容自効。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庶位之修官。然後別選儁賢。俾居參輔。益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屋罹災。虔思消異之方。願避進賢之路。特迂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遑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律。相府之事。無不總。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辜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

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寬恩。誓堅犬馬之心。終效涓埃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羣臣震惶。況居任責之司。敢爲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自膺眷命。光紹丕圖。總覽萬機之繁。講求三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召至和。以求嘉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爲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望皇帝陛下。俯仰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肖。以爲修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爲。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實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輒殫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一作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羣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一作之。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

勉勵疲鷲。誓圖報效。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革膚腠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竊貪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容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尙乏周身之智。豈堪爲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輒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顏。悉陳悃悃。伏自濮園之議。旣興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遠經。非禮無稽之說。恥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借以一作爲名。因乃一作肆言訕上。指臣爲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黷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及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旣又詔榜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爲誨等誣誑銜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

廷以爲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爲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爲荆南節度使。蓋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
所被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爲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爲傳播。如臣者。豈合彊顏忍恥。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以爲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當懇一作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瘡渴不止。昨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爲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違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稟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爲。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穽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羣議。甄收獎進。終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逮逢神聖之嗣興。顧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彊尪殘之質。坐懷

寵祿之貪。昔古一作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繼以恙痾之苦。蕭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効。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伏望皇帝陛下。曲軫容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訐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實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寬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爲於有補。苟未填於溝壑。誓終竭於涓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誤被獎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鷺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羣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羣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睿聰。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閱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保庇。以爲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自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爲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爲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

顏以處之。與其負慚俛首以見縉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是臣居位也。以榮爲辱。其去也。以黜爲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旣以難安。仰叫帝關。期於必達。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遭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機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殺不辱之節。所以彊顏忍恥。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鸚鼠之飲河。喘若吳牛之見月。多言外噪。衆疾內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彊。幾或不。至於踣顛。方奮銳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道神理滿盈之罰。苟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恥。閔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羣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繫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尙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獎勗。所以過

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違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呂誨等章疏矣。其罔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辯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爲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寃，蓋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辯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諛微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恥，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惟，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爲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祿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獎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比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爲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戶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祿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辱媿恥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爲苦耳。伏望聖慈，察臣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罄述懇私。更不敢重疊。敘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獎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一作遂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寧訓勗。未卽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顏。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罹誣枉。毀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侵凌。豈可勉強衰殘。不知廉恥。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驚下。過蒙陛下獎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爲也。若終於尸祿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強。若進退名節。尙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祿。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

幅。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尙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草恩轉左丞表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尙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啓處。敢傾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守之迂儒。十駕其驚。終不堪於遠用。徒以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遺差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渙其均慶。致茲屏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機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一作衰。尙冀涓埃於後效。

謝草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霽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僂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之奧。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獎用。疲驚雖一作勉。訖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聖政。繼離明正。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霑渙汗。臣敢不退思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

依日月光華之末少圖後効冀盡夙心。

【辭吏部侍郎表】幸或一作幸。

【第三劄子】夙夜一作容聖一作容聽。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四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爲御史所彈臣卽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橫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爲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惟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舍胡隱忍不乞與一作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爲辨曲直而臣身爲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

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含胡不爲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爲誣汙。然而若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爲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內事之奇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爲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黷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羣英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羸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眊，幾不辨於騶驪。頃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垂閱，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閑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尙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爲臺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旣解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別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橫爲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爲窮究。則當爲冤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內省于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爲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爲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

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鼎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爲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卻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遊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鞠。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奇無事指說。必以朝廷拒

諫爲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卽須行遣爾。豈足爲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爲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爲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爲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別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爲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搖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爲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旣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爲大臣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爲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舍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爲分別。令事理窮。

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奇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虛不罪之奇。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辯別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曆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疏族。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爲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辯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雖已辯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爲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効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辯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辯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

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一作昧之言若此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爲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爲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一作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一作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辯冀望朝廷更不辨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冤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爲之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常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爲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勝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勅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陛下卽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爲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閣門。祇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旣不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旣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

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閱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簷。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

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爲臺官一作臣察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污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卽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冤獲雪，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冤，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祇此二事，臣自循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頓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于位，祇如前日所爲，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爲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爲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

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虔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悅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恥爲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爲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靜。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_{一作}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爲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爲衆人所怒。動必爲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臣竊自恠以爲晚也。所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橫。得爲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尙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_{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髮。詢于衆。則怨毀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虛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已而爲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恥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

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爲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爲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冤已雪。旣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爲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一作於容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旣多。謗讒一作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勝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仍問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假善邦。俾從私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錄。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面天顏。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尙書劄子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勅各一道。授臣刑部尙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在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千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表

職清書殿。實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循譴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册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諛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容。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閱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鷲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勅旨。

亳州謝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

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筭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網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旣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隕。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覲。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旣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 治平四年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

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尙及愚臣。寵異羣邦。光生節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獎任之殊。嘗與賡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爲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況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愾。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蓋亦八年之久。旣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爲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鮫鱗。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旣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遷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有^{一作}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擢一作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事。^{一作}可稱。無言一事。^{一作}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議。喧騰衆口。風波陷穿。^{一作}檻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毫。^{一作}守毫社。蓋以去穎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穎。脩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毫以來。殆將朞歲。^{一作}歲暮。舊苦瘠渴。蓋已三年。腰腳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祿。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輒茲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愾。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隕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

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尙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槩^{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勳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爲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

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爲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尙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爲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尙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獎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尙賴君父之仁。獎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容慈。臣今三請。雖未忍弃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尙冀終蒙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强。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恥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爲。故圓鑿方柄而難合。以至被侵陵於羣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

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祿。加以艱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殫。今也病衰。驚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爲於妄舉。蓋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捐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蠹。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樗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遙。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怒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繆。遭遇三朝。誤被獎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補。一作補於毫分。積爲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橫遭誣陷。幾至顛隕。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祿。優幸已多。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虛渴涸。若注漏卮。腰腳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

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惻。未忍遽弃。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園。一作政。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尙茲再黷。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隕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悃。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穎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尙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

一作談正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爲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瞻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瘠渴四肢瘦削腳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寮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寧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祿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尙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獎其孤危蹇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尙冀於矜從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

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陳力。恩私未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頹。疾病侵凌。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警至賤。閱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痾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瞶眊替。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愍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亨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寬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熙寧元年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爲腳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

養育之私，臣無任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天下之心之一，作爲一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使事虛此下一，有而字一

【乞罷政事第三表】動皆臣忌忌一，作過一

【亳州謝上表】于廷一作于朝，知士其難其一，作爲一，懇辭一作懇還，必報之効一作爲効，報一

【亳州乞致仕第三劄子】累表一作累奏，

【第四劄子】明聖一作聖朝，

卷五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腳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特別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

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瘠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腳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勅。臣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允俞。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顏。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強。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況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況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爲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祇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祇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腳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強。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羈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腳。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勅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

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祇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愾。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誥勅。所有青州差勅。臣見別候指揮。今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上之人。祇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疏。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癯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而巳。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者。臣以為憂。是敢輒殫悃愾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

覲顏而祇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奧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修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爲於賤微。尙堪收錄。而犬馬苟豐於象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霽流。推行於大慶。祇膺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羣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六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守土。執豆籩而祇役。罔獲施勞。逮輝翟之餽餘。遽蒙均惠。無功受賞。莫遑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二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爲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贊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饉。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攜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

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日。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容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皆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一作聽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

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闕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

既不獲辭。便當策勵。疴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一作廢忘。腰腳舊苦。

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准。

穎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庶就閑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煩容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腫氣暈。侵蝕幾盡。腳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彊殫殘。日虞曠敗。況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尙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

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容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飾一作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腳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卻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祇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賈賜臣告勅。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祇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強。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

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潁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爲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腳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卻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一作病。告中忽被容恩。有此差遣。一作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別選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祇受。尋已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附馮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患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字。祇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祇受。懇誠迫切。尙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爵。厚祿。非爲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久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尙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禮。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遷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遇。衰殘。尙非所受。而況實難勉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

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爲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爲榮。或其義有不妥。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不更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安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

爲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以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

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容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

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踈伏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

粗爲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超兵部尙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南

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

猶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一無此字所謂心懷自媿。義

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尙合懇辭恩寵。況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屢干聽覽。臣亦竊聞議

者以臣腳膝一作腰脚未至着牀枕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尙堪驅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

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

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眊。一作耗舉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

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苟得。臣蓋一作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旰晷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僞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還新命。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儉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使私。哀爾尪殘。容

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願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尙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況臣久苦於病衰。早歲已陳於悃愾。敢茲再黷。仰冀哀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嘗俸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黷。動觸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始一作終之名節。嚮由災疾。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旣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瘡渴涸。注若漏卮。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晴暉氣暈。幾廢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墮職曠官。實爲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桑里閭。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爲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蒙恩許解政事。卽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

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爲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旣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穎冀。便於歸老。未得請問。尋又蒙恩除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一作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心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止。腳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疾病。旣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尙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遭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

以交攻。爰於守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迨今四年之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爲優容。八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爲臣。不必伏於牀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強。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毫迨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牀枕。廢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己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爲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爲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

見寶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獎。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爲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爲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紓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爲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爲非。而反爲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倖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蒼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驚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卽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

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卽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邁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旣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尪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愾。屢至瀆煩。旣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一作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尙蒙天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

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腳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疆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祇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祇於嚴召。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卽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紱。方伏田廡。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容眷。尙錄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尙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得與者爲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旣不能於策勵。姑自信於奇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疋。米麪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筆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

羣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賜召。不遑祇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猶爲於舊物。閱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續添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修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織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件物出於繭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述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浼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儒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

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辭免青州第三劄子】緣臣此上一有蓋字。

【謝賜漢書表】皆眊。一作昏眊。

【乞壽州第一劄子】憐憫。一作憐憫於閭。

【第二劄子】恩詔。一作明詔。欲求。一作欲乞。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三聖。一作三朝。

【辭宣徽使第二劄子】衰病。一作衰疾。

【蔡州乞致仕第一表】常制。一作常典。惴惴。一作惴惴。嚮由。一作嚮由。永繫。一作永依。

【第二表】曲加。一作曲煩。估鑽。一作鑽。

【第二劄子】言意重複。一作言重意複。

【謝免明堂陪位表】在外。一作在位。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碑名。一作名。作銘。

卷六

上胥學士偃啓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袞章。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黃。並出以未塗之俗儼。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九鼎。髻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跼宿春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惟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祕。虹蜺遠映。拂霄堦而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倚袂於羣英之殼。類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纒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綿几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尙方給札。濡灑鴻都之臺。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材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蟬芸簡。以生香。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頃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恥從吏對。出檢猾商。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

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澗江之清郡。標軍壁之上游。犬鼯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坐堂聽訟。閉閣凝神。秀野頰春。過蘅臯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一作特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逆目。對顛顛之表。威不違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霑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作於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盍希品目。伏念某社稷櫛槁。膏粱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慚於遠到。自遭家之一作造早。遂一作逢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楛筋甚驚。乏朽木之先容。無一錢而爲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僮父之訶。頑鈍以取世資。但聽斲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塵至猥并。雅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臥漳濱而養痾。竄身茲久。弔湘纍而感賦。些語迷招。當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綴窮愁之汗簡。奏蕪累之庸音。竊覘崇閎。將塵隱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一作蛙之可度。然一作伏遇某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穠。一作推穀成猷。噓枯振德。襄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兼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

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答啓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爲贊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一作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躔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衄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晬表。遽捧雄篇。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逾麗。以盈箱。雕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礎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語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啓

近贊蕪音。仰塵紉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帶無庸。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千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疎。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衰。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

常堆案而弗酬。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綉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密警欬之音。免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爲殊遇。某倥蒙惟舊。操檢弗支。乏沃若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爲彈。早歎茶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童髮之交翦。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墮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與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貶於素論。篋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効騷人之鬱伊。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徒翫敲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彰於嗤鄙。蹠蹠短韻。迨無取於擊轅。盧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芘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飲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眇睠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嘖而爲美。當黯闇之多暇。枉虞筆以摛文。緝旨星稠。襞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闡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褚。歸耀當閭。襲以十綈。爲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謝國學解元啓天聖七年

右脩啓伏觀解文濫膺名薦肆三合雅方列於胄筵旅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避東之彌衆叨首舉以爲榮節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皇漢席遲一作賢以得人而爲盛然皆謹能書而上獻始揚進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廉之等一適謂之有德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羣材並贊郁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況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靡環流聳三宮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彜垂之來葉皇上握褒文而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舉豐規丕揚先烈恢逆衡之至治擊入穀之羣雄躬孝武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辨論之法持爲孝秀之門責土著以占名謹一作鄉評之清議一郡國之衆咸一作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羣皆勸令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軺之聘光東帛貴園之招張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珍超振古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登遊倅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賦才可嘉於辨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闕論當此三道使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能高妙業履優殊闕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潤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之容刀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響未徹於一臯器不賈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

乎後門。撫頑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業。早失先疇。書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志或作求。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爲估畢。以呻吟。動取戲儒之詬病。晞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之躔。奚能於遠到。嘗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車。對策無爲。終以空言而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鍛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嗤於丘嫂。旁離騷而發詠。幾吊於湘纍。志銷落以堙沈。迹零丁而孤苦。頃自脫身僑籍。著錄師譽。學狗曲以見譏。肆鱸堂而卒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倉荒而見隔。對合鱗而記食。躡訛履以倦遊。會深詔之急。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銜鬻之技。上充跡弛之求。輒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關。接雋軌以並馳。秃千兔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太紛。曾是鰈生。最當前列。躑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雕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雕苑一作苑之後成。日佇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中程文之規。用冠譽髦。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於成蠅。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爲器。玷茲褒采。實駭羣倫。顧揚糝以增羞。在冠鼈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覲顏。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羣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捉麈尾而不休。翦拂長鳴。託旌一作旌端而可逝。因興民於三物。務推轂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銜提獎。益勵進修。磨鉛鈍以爲銛。策蹇步而晞驥。哆兮箕舌。已簸糠而在前。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啓天聖八年

楓宸蠶渡。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竊顧無庸。用一作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實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講求精祿之原。潤色帝王一作之一作美。卓爲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壁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甄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徽猷。識宇包乎賢業。寔明寔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淪。樹樗甚乎液構。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誦。切愧命儒。問天一作尺。咫以不知。終然懵學。加以素鍾舛運。生邁百罹。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遂耕夫而衣榜。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怡儼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

於百郡。每與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慚蹠蹠。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耳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治。惜先芬而懼墮。母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鶩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爲誓。車騎乏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倚一作倚袂。獲覘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嚮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矍圃之去賓。僅有存者。顧一作作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慚鉛鈍。嘗廁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褚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閭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牆。悅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容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尙賴黈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簸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某官闡釋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束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屏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尙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笥。驟紆一采之綸。矧惟蕞爾之軀。仍玷褻然之首。仰膺渥
渙。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
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二代以同風。闡是齊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
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乂。銷鋒假革。外憺乎靈威。卷領垂衣。坐朝乎夷憬。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
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萃歌式宴。咸預於計偕。游棘樹圍。載嚴於籍奏。敞中楹而親試。署異等以精
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爲一時之清選。夫何么一作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
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寢被右文之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襟。洩雞白以樹碑。偶能於童
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率
成於讖鼓。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齋行。常從於末薦。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遴賢書之
荐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才而選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
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冠乃諸生之列。旣行能之無取。加世冑以非高。躡蹠
後塵。迹靡參於俊軌。雌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倚裳之在列。誠揚糝以
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

骨以爲先。則何以靡遺。謫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懼。實獎擢一作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爲先。賢路一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修。循士則以爲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鈞以播。旣由陶者之爲。摩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俞啓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雀知之晚。一木爲乎大廈。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詞。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嵇康之性不便書。寢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示存臨。過敦禮意。迺金迺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勤。敢忘寢寐。伏況以英英之善譽。丁晏晏之休辰。德行中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轅。首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旣久。驟聞足音。以跫然。迷魂若招。頓歸常幹而來。些惜乎一失交臂之舊一作樂。再見回星之周。薰歇燼銷。壤斷土絕。昔人以三月不見。尙或嗟於生鄙。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況孤矇之有素。邈師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癡。獨學面牆而奚嚮。薰濡弗及。寡一作孤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人且美。溢雲紙以

搗思揆春華而發藻。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豁若觀天。驟發醯雞之覆。茲焉匠一作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方枕塊以羅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況天錫標一作振。絕俗之雋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辯雕一作智刻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策。見枉有司。薦紳冤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莖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鬣鬻於九戎。誰其識寶。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盱衡。然而秦先否而後傾。禍爲福之所伏。鷲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一作必在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埃時。掩乎十仞以韜光。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逐水一作策又作未。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駑而爭路。斯皆雅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肖。誤蒙甄擢。遂見收齒。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覲日無容。江關復重。音問睽阻。時旣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逃懷英俊之並遊。恨無羽翮而飛向。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天聖九年三月

某啓。比者竊吹一作下科。濫巾一作升大府。懷檄之嘉喜一作容外見。追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

媿讓。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況上邦英俊之躔。大相熒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

遊一一蘭臺之衆。一作聚勉策駑筋之緩。仰陪席聘之珍。問祈招而不知。因慚諮訪。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謀。賴乎天幸之然。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燼。已積想風之慕。彌增竊抃之懷。俟焦墨以戒辰。卽齋行而首路。傾依一作系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贊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懔銘丹臆。恭以某人機神邃茂。識理淹和。徽名籍布於士鄉。晬表挺生於王國。言章絢美。奪六藝之英蕤。一作精奇思緒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烝髦。今國家崇東駿珍。寤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賁帛於丘園。而某人夙蘊瑰材。襲膺溫詔。占弊鴻而啓繇。俟萃鹿以送賓。顧以某體質頑疎。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參籲俊之求。承版謁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貺。仰銜清眷。荷褒袞以奚勝。載扶蒙襟。念英瓊而曷報。欽降至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知言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爲至寶。而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鴈繮而堅臥。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

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爲方外之遊。隔乃一作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蒙。爲蹶鼠而抉機。僅成輕發。養鷄鷄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揆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內惟棗鈍之姿。奚稱袞褻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蔑聞一作於絕調。未遑廣報。徒用覲慚。

上隨州錢相公

惟演

啓明道二年初。惟演以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

比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廩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四輔之年。市息三九之盜。行郊憩樹。絕無兩造之辭。託乘載賓。惟奉百金之宴。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憐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臥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芑德已深。遊藩未幾。旣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啓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歸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彝鼎之勳。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卹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享。願無以理而自明。當

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讎之職。是一作辨正爲難。委方冊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一作斷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一作五而爲閏。況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蟬而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斂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爲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鉏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容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

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

肅

惠詩啓

景祐二年秋時公自館閣謁告視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卽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一作歌三夏使者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爲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祕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孱陋敢辱褻稱形於短篇以爲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慚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願惟愚庸豈得廣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夷陵上運使啓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爲榮獲在公庥是爲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爲沉迹時蒙眴睠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

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驚而爲報。將謀就道。卽遂公。瞻企門闕。忻愉罔旣。

謝朱推官啓

某啓。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絕無一日之評。影纓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恪。蘋蘩之不失職。咸盡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爲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抵譴訶。尙賴至仁。特加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寸祿以事親。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爲政以効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覲顏。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從容幕中。暫爲於府望。是惟辱味。得庇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斂板。況茲選儒。素本孤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芻道上。過者踐之。搖尾穿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黷朴。賜以存憐。削去常儀。自敦高議。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尼父之褒。一顧所臨。增其大呂之律。徒益撝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三舍人堯臣啓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治。蔚聲名之爲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

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於丁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開乎風采。而天下悚一作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署。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猶稽。豈惟愚蒙。私獨稱贊。某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縮以爲宜。豈望龍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錄踈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簪已棄。尙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溫律之來。煦幽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闕。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贊見啓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既陋且窮。詩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頑然囚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謂。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寬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贊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虛空。聞足音而尙喜。友於賢者。況邦士之所推。願斥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間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比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修舊起廢。示之典一作曲。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善敍。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敢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慚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

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總目成書。白館閣校勘選集賢校理。

脩啓。今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爲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闕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獎一作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倖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御之日。鳧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覩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

冒出自生成。在於顯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爲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

慶曆三年三月白滑倅
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彫弊之民。方仰思於惠煦。撫綏之術。況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卽依仁而有幸。凡云詹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爲邦國。倍保興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宗諫謝賜龜紫啓

慶曆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爲宰相。裴度爲中丞。李宗閔爲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半乎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襲三品之麗。特煥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皇。麾毫爲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慶曆三年十二月

比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某學非逮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闡慮空勞。未聞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

代言禁掖。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探庸虛。嘗形獎飾。致茲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已知。懇愾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

慶曆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薰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頒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慶曆五年冬

伏審召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遽辱飛牋。伏惟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終。辭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爾雅蔚然茂器。藹著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況此圖書之府。素爲俊彥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旣登。朝野共慶。顧茲淪謫。敢謂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澀訥。匪可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騏驥書

右脩啓。比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輿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在於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

期眷與尚顧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瞻企詠兼集悰靈

回賈狀元黯啓慶曆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羣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駭乎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爲重趨好尙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一賢旣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一作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抃邊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敍但切一作悚惶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顛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卽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勳德光於鼎鼐實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慶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頓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修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

先機別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柬之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淵源。世濟臯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沃心。賴仁言之甚溥。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刃。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秉國大鈞。實久顒於羣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爲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彥博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繁表。識照幾先。懿文爲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柬。適符賁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爲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袞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廟器。符爲元志。一作德。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慶曆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異稟。廟筵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英躋高步。羣俊聳一作。以望風。雄毅籠材。妙選稱爲得士。果膺帝柬。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牆而駭目。

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惟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盛美。優游歲課。豈鉅槩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蔚然茂業。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感頌。交集惊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作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譴。一作逃虛易喜。蓋人迹之罕逢。道舊爲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爲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大寒。感慰所^{一作}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脩啓。比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拭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作講於仁義之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論之累幅之勤。賦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鏘。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媿乏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爲永好。惟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既。

回和州通判啓

自睽風表。曠有歲時。邈絕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幸茲鄰郡。首辱誨言。締緝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政條關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卽入承於光寵。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爲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踈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廈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溫少寒。勾稽之餘。嗇神爲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闊英猷。賀遷時籥。竄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問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貳政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綏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斯回。陽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慶曆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翱翔逮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鼐。洽羣生咸遂之和。凡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上胥學士啓】蛙咬一作蛙。

【胥學士答啓】雄篇一作雄編。亨衢自至一作至。

【謝胥學士啓】兔墨一作兔墨。犀談一作犀談。操檢一作操檢。

【謝國學解元啓】對有一作對有。雕琢一作琢。

【謝進士及第啓】緘啓新範首云伏蒙聖恩賜實增新範作蒿萊新範作蒿宮明爛乎舜日之晏晏新範

今舜日之旦卷耳新範作化俗新範作而後驕新範作而則驕兼求新範作此蓋某官

且見書大傳卷耳卷迹化俗化素而後驕而則驕兼求兼收此蓋某官此下頌德新範云潤色不

【代王狀元及第啓】世胄一作世地以播一作以已。

【代謝唐簽判啓】飛策策疑。

【答李秀才啓】取侮於盜跖取侮一筆窮一作。

【謝校勘啓】盤庚之一一作一碩鼠碩疑。

【謝燕龍圖惠詩啓】不敢敵一作不。

【回滑州知郡啓】獲陳陳彫弊彫當。

【上提刑司封啓】不彫彫當。

【回王騏驎書】之徒切之。一作而。

【回賈狀元啓】廷評。新範作監。丞爲是。

【回賀楊翰林啓】恩厚。一作厚。特辱。一作特。

【賀集賢韓學士啓】襟靈。一作襟。襟靈。

卷七

與晏相公殊書

皇祐元年
知潁州日

春暄。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尙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啓當是從官在朝時

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下或銜己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旣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澄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忘己。効此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作維一皆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謁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爲。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苦。賦性拙疎。才不足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祿。學爲應用之文。而自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補明時。中被謗讒。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困病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顏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謀田畝之歸。屢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庭。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文相公。借以閔憐。察其惻迫。幸因對見。特爲開陳。俾遂牢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同前

比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脩學非臻。與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臚仕。抱孤忠而自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巽懦。有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猷。翊宣元化。爲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鑄之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擢。旣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一作功。而可錄。備員政府。用累日以敍升。豈惟致寇之虞。奚道曠官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庶政之交修。必羣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冥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鷲之可策。尙冀涓塵。鄙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濂謝到任書嘉祐八年春

伏承祇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復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知人。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諭言。感愧之誠。敷宣罔旣。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渥。敍進官聯。祇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非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塵侍從。蔑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久安於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弓之恨。屬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恩一切。致茲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蓋某官爲國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菁莪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存之枉。佩銘悚愧。交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望重搢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輕。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爲元老。東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脩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悚。

回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嘉祐八年五月

比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羣情胥悅。伏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以爲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

待賢自聞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黔。敢謂謙撝。例貽誨翰。罔知承命。但極感悚。

又回富相公謝書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孟。道協皐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乘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羣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爲於要任。調和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誨函。旣深抃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禦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之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命。並司典訓。棟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抃之私。遽辱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敷敘奚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常德。地崇家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之錫。有光典冊。允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之素。敷述奚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毗被德。蔚興襦袴之謠。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卽疇勳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祁寒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敷加節度使再任啓

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躋望充先於舊德。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關陝之一方。苦干戈而累一作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信之盟。醜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實允朝僉。大纛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卽俟於登庸。乃公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

治平元年五月

紙膺渙渥。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强。顛蒙自守。流離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

論而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墮顛。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回穎王書治平元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字量。閎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爲宗籍之表儀。顧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遵有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挹。曲示誨函。感戢之私。欣瞻併集。

賀穎王書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頒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冊。進位真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衆。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遑伸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脩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一作節召遂諧歸政之請。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臻聖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

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況惟庸懦。早荷知憐。方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紱奚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治平二年 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摛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章。遂趨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卽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謂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治平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蟻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卽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屝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同前

右脩啓。比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勳。出撫西師。藉威名於獷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固在於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召。揚

庭誕告。方喜動於朝紳。仄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承謙挹。尙欲逡巡。敢謂不遺。亦貽善誨。卽期前賀。但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夔謝到任書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頃煩持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蘊以未施。偃息于藩。邈沖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深鬱於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卽追鋒而迅召。遂登大用。顧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裔。瞻凝感著。交集悰靈。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治平四年二月

右脩伏承顯奉制恩。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業茂皐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至戚。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甫御。召節甚嚴。尙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撝。曲貽誨翰。方屬臥漳之告。莫伸賀厦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旣。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動

回諫院傅龍圖下攀違書治平四年三月

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敘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治平四年

脩比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念脩學知行已。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龍而左右。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衆聽。投豺之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睿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曲從於私欲。清資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違。卻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遽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識雖不早。悔尙可追。至於緝風雨之敝廬。治松菊之三逕。少假歲年之頃。卽爲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尙有斯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爲廟朝。精調寢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回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且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

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贄書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比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願惟庸妄。早乏聲猷。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休明。動觸禍機。可嗤於朴慙。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以保全。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守龍圖侍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爲金石之交。因歲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嫵風。永佩恩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濂書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旣。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韞經綸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尙虛黃閣之居。姑正紫樞之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顧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抃。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顧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爲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爰併推於異數。用顯答於元勳。孰不秉旄。詎有兼持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至榮。保進退君子之全德。顧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抃。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伏惟上爲廟朝。精調寢膳。一作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回青州吳資政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之嗣統。賴耆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膝。爲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

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侍殿邦之重。而用人圖舊。諒難煖席之安。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上爲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稟純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卽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畝一作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集。驚靈。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熙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爲一作之。盛輿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羣彥。果被上心之柬。進膺寵命之華。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臺。陪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驚四方之聽。允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抃。豈期謙容。特枉誨函。感服之私。敷言罔旣。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啓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邇列。暫領陪藩。竊願愚蒙。獲茲庇賴。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

恭惟入趨宸扆。榮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卽疇賢而柄用。始茲猷濶。宜乃高明。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墻。駭筆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斯及。其爲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熙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迥風千里。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皐夔。爲百辟之表儀。首三朝之勳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追煖席之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荐饑之後。流亡殍踣。民未復於故居。招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敦道義。夙出常情。辱知己之旣深。輒忘言於敍感。統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上爲邦家。精調寢餼。卽還大用。均福羣黎。叢爾孤生。但同輿頌。

回宮教丘寺丞書熙寧二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朞。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

時髦之枉顧。遠貽誨問。實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已疲。第恐難勝於鞭策。未期披款。徒以傾馳。暑伏方炎。襟靈善齋。區區之懇。敷布奚殫。

回李舍人壽朋書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比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搢紳共慶。舍人器涵閎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天人之精祲。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問顧問之榮。時望蔚然。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柬。進司書命之嚴。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病之餘。敢辱眷勤之貺。遽先惠問。益認摛謙。感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稟粹。精祲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屨。果被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搢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誠。敘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比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蔑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革於媮風。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渙渥。併及衰殘。已自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已下續添

某聞鷲塞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頡頏之羽。方歸尚懷於廣廈。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違。瞻後來以不遑。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踰。捨藩牆而輕去。翩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鬻若辰霞。與孤舟而遂往。恩渥山積。感緒絲棼。竊念某材實懦庸。識惟駢淺。謬偷生於人壤。獲遊幸於王塗。弓冶傳家。未耜遵業。嘗畏罔牢之誚。樂聞詩禮之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親闡就養。宦路隨方。西走巴賈。南浮江潑。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劔阪以刊銘。文慙往哲。何嘗不歧清徽於朝闈。詠鴻藻於聖門。丈席是依。寸晷惟競。僅偕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幸遭當陽求士。上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雪。志凜凜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蚩鄙。材非有備。

違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泊春闈之較藝。叨雲陛以策名。山本呈材。自選掄而爲器。治金効用。荷鎔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風宦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幸澈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令。磔鼠之能素寡。舉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擅鑠金之利。或行如黠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是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澄政。金鼇虛署。久稽上笏之榮。銀兔分符。實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訟牒以寢銷。茂草鞠扉。甘棠蔽坐。不謂斗筭之役。載依旌檠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卿雲之蔭雖廣。潤及於纖荊。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塵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蹇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念某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官舍。嘗欲溫故於案几之暇。勵力於歲月之餘。冀少益於顛愚。庶上裨於亨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學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彌日而無成。露狂狷以居多。黷聰明而爲甚。斷無他技。動乏所長。徒祇事於塵施。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恢山藪之量。納菲葑之言。回掩疵瑕。薦加題品。褒采一介。靡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遇。舉空疎之器。爰定品於優長。飾闇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矜其拙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轂。

下參器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廁金臺。復叨居於始賞。恩踰素望。理邁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報。方幸輝光未運。使節少留。願旅翻之有依。適諧棲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戍期。條辭藩岳。結課蔑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殊。沐霑濡之至澤。越後筵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艫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揆良辰。將還舊華。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當聞優詔於塗中。候歸艎於日下。瀛洲祕局。式瞻侍從之班。溫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願趨槐府。獲效蓬心。攬涕敍誠。隕首誓報。卑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溫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相足。寅緣聖獎。寵濫朝榮。屬潛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爨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餗。毫分未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既褒異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悸來并。視墨無措。已陳車府之奏。冀息鄉校之譏。方聽俞音。尚希舊貫。伏望某官軫念庸識。鑒諒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目。忝宦牒而便道。許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彈鐔於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秦機後門。最嗟於晚出。蘭臺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敢更非遂憑外獎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庖尾之餘論。入於耳而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悵洵遠於崇岡。在陰鮮歡。歲崢嶸而條盡。一作忽逃虛既久。音警歎而不聞。渺仰墮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貢躍螽之懇。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薺一作帶何勝於餘煖。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降百祥而穰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履大名而久居。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之實。仰惟俊望。允彼僉諾。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藏而永祕。益注帝心之東。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豈伊紉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竊揆妄庸之質。永懷棲庇之心。緹律已窮。凝寒方凜。冀保蘇倪之妙。益迎

福履之綏。逃跂門牆。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敍獄官。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爲晏元獻作。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某復於家藏李邯鄲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八年登科。淑已爲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爲先進。逮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遞問五代史。公巽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旣已收入。姑存之。

回穎州呂侍讀遠迎狀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比者。誤恩擢任。嗟癡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睿慈之垂閱。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尙遙。若話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穎州呂侍讀賀冬狀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屆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公五州錄公嘗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曆恤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在書簡第
二卷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

明道前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爲贈者承命之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卽先輩象與稟異廟躔凝姿服懿行以弼中騰藉華而冒遠遊聖門而入其闕洞際天人之交塞疑藝圃而漱其芳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踴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游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躡履而乃過存庸妄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謂糠粃之無用偶置于前特迂夢草之餘妍摛寫陽春之雅曲加華袞之一字寵示榮褒嚮珍髣於九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森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毫入無間而抽祕蕩蕩默默而滿坑滿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華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臥歎於酸瘠倏駭無因而至前不醉爲之而彊起病醒都釋颯若清風之襲人紬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衍顧迫持於歸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談非終悉

回發運主客啓見文海及仕塗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經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漕職。克邁官能。九年之厚一作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績。遽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測亨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悵悵。

與辛郎中啓

慶曆二年冬倅滑州見緘啓新範

右某比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逸想清風。依聽訟之甘棠。餘音疑可愛。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尚存。其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罇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疑遽辱誨存。顧冬律之嚴凝。善天和之保嗇。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見緘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沐撝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藹清望於朝端。東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謠。會課及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遙。冬序方凝。神襟善嗇。傾祈禱戀。交集感悵。

答運使啓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之惠。某人廟璉重器。國棟上才。茂績藹於朝端。嘉猷

均於宸東。果被僉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已風行於列郡。追鋒訊疑。召卽柄用於本朝。矧託公麻。但深久禱。

賀新發運啓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麻。方深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久妙束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陟明。投刃皆虛。豈足煩於餘地。葦年入報。行別迓於寵靈。屬此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慶曆五年冬初到
滁州見緘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飲疑風義。以甚高。若語言之方晤。坐塵千里。矧茂最之已成。入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詠感銘。倍爲誠索。

別紙附

人至辱書爲誨。承臨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賢侯爲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筆語竊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慶曆年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興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

仲於宏材。漕最淹賢。況已升於美績。卽期迅用。以奮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慶曆六年春
慶州見緘啓新範

伏念際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壖阻邈。常辱郵音。淮郡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比者伏審某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伸良觀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勳勤而夙著。佇從公議。別霑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感詠詹依。交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見緘啓新範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餘塵可望。欣馬首之獲詹。卽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見緘啓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之時。卽迓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誨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傅狀見緘啓新範

右某伏念畫圻。雖邇。遭德末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披於徽采。夫何定瑣。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善齎。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見緘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闌之最舊。過形來問。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狀見緘啓新範

乍聞清徽。兩蒙芳訊。審憩車之伊始。欣妙嗇以惟和。卽奉渥恩。以符瞻禱。

與鄰郡官狀見緘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尙阻披風之便。承屢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詹祈。

答賀赴闕狀見緘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仰承詔疑眷。但切悚惶。

謝眞州知郡見緘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眞州見緘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執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少浣詹翹之艱。奚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謠。入被

中臺之召清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既。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仕塗必用緘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手或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按公行狀墓碑並云四六集七卷近歲浙西嘗刊行然甚無倫理大抵表奏書啓古皆散文後世始駢儷如公謝章服謝知制誥河北謝獎諭謝曆日表皆古文也不應以四六名集疑非當時定本又如謝致仕表反眞集外其他散在諸卷尤錯亂今用蘇文忠手編東坡前集法後集其子過編亦同凡表狀悉以遷拜

爲序其丐外乞休致之類則取之奏議以類相從各繫歲月于下所逸者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耳熙寧三年五月庚戌擅止散青苗錢放罪旨揮雖在四月移判太原之後七月改知蔡州之前然公尙留京東本任故繫謝表於夏然後公履歷出處昭然矣至於同是四六而或曰書或曰啓皆從其舊仍略考先後而推其姓氏之可知者合爲七卷題曰表奏書啓四六集不敢失元目也紹興間從官與人雙緘皆題曰書上

前賢初除館職初拜兩制初入政府往往致謝在外之先進公答啓可考近世無此風矣

詩藹藹王多吉士楚詞讒夫藹藹而曼著皆取茂盛之意公表章用藹昧蓋古字多假借俗本改作曖昧今存一二以警來者

【賀程太尉啓】藩翰一作藩屏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至治一作治理寢驚一作寤驚上爲此上一有伏惟二字

【與呂內翰啓】恭惟一作恭審榮署榮一作受

【代辭胥學士啓】司刑一作刑司福星聚列聚一作驟輝光末運一作未運

國史公列傳末云。中子葉。字叔弼。登進士第乙科。脩所爲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

奏議集

卷一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一作部等處。又只主一作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官一作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掾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

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一作劄子同前

臣風聞吳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爲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準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爲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一作料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云朝廷以吳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同前

臣竊知吳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排備一作比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

知吳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

庶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一作謂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

得其臣順一作能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一作待亦未爲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爲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

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伏。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伏。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 慶曆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爲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爲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頹俗。以身爲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一作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爲可恥。若朝廷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爲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爲朝廷之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緊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州。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旨。

論罷鄭戡四路都部署劄子 同前

臣伏親勅除鄭戡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戡。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戡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戡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戡。又

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戡。戡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戡既不專。若小事又不
由戡。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戡。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戡一
處分合宜。尙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戡。而使
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戡可用。則推
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
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尊。其失五也。今都
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
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戡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
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孽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
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戡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
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名一作體皆
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曆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凌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爲非。臣聞聖王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

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況國家自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爲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賊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恥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則不以爲怪如欲澄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探是非之公論合具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陽集賢
景陽公舉有章故相陳公舉廷堅兩制連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一作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賊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

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卽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賊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一作}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

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賊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效。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爲甚高三字一作迂行之有利無害，然尙慮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效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賊吏。

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下字一作不。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紕舉。弃多一作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一作競爭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作求治逐一四字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一作憂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一作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

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效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效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者字一作之人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旣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一作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效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紛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勅出賞錢官爵購捉是時上欲更改朝政小人不便造作言語動搖及勅榜出自此遂絕

【論按察官吏劄子】進奏院官才幹一作勤幹

【乞詔諭陝西將官劄子】乞速詔此上一有臣欲二字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及聞一作又聞庶可一作乃可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劄子】並亦如此亦有許字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止是虛名一作虛名可廢千餘里一作及千里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玷辱此上一有以字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更令按察四字一作劾人材者又材者又不徒略行徒一作但

【再論按察官吏狀】蓋欲一作甚惡一作其惡有善一作其善革數有登字一空名一空文代以循此上一有而字豪富此下一有

之家猶四色此下一有稽滯替去此下一有得字數目數一作用卽受賜一作受其賜

慶曆二年公爲校理嘗上書引李希烈事乞免富弼使虜見蘇文忠公所作富公神道碑而書逸

卷二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楊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爲。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爲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爲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爲。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一作制禦若不多爲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尙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爲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一作隨逐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巢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爲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江淮深慮趕趁一作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

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先堵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一有居字大用蓋

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摠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

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卽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尙未欲施行。卽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卽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吳賊點集兵馬。伏緣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尙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忿出兵。卽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致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朞年。却授兵權。全無報效。其人少壯。尙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鬪。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卽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爲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

之患。尙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驚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人民。爲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患禍不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捉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強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 臣竊見

一作知

王倫所過楚秦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鬪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蓋由

法令不峻。無所畏懼。官吏見

一作知

朝廷寬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法。

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效。俟賊破日。却議叙用。仍今後用此爲例。

一 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劫。不尋時鬪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效。能獲賊。則議叙用。

一 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些小賊盜。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

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捕。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法。其一作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爲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舉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 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爲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一作端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一作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尙敢欺罔。一作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爲非之說。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

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爲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一作不決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例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尙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聾瞽羣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騷。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元一作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祕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恠。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一作}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尙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旣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一有然字}臣竊怪在朝之臣。尙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尙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脩完。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尙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

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一作使字。秋風漸勁。虜一作。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一作。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一作事。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

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效死，奮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齎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裨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一作取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一作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

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一作較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一作不勿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仍先先一作乞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雖未曾一作能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約和此下一有若更因一作若駿發一作峻發

【論軍中選將劄子】爲易得爲字上疑

卷三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慶曆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爲鎮國家用

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深一作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

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一作非人付以重要一作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一作差人或問於大

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矣一有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一作臣亦常聞此

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一作肯求之耳今不肯勞心二字無選一作擇

越一作不次而用一有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一作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

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一有別未有人難爲換易一無此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

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須有別人用。臣謂二字一作今日任用，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如字承祐者，凡庸三字無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警字築州字有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道一作。臣謂朝廷一作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黠醜一作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二字無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爲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劉六符之一作暫來一作便，朝廷忍恥就議，蓋爲河朔無可自一作素恃，難與速一作爭，須至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二字無精意一作將臣先爲禦一作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一作小人之日也。也一字無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錄其勤一作，舊優其戚里之恩，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爲，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同前

臣風竊一作聞朝旨廷一作欲以殿中丞任顯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只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四字無此不肯稱臣，又一作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一作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九字無此朝廷既一作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無字，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一作見朝廷威怒未息，同

事勢一作意

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一本此十二字只作莫測必有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

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一作難

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作

一班行一作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一作無來者漸更一作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一本彼字

轉自強我轉自弱一作矣一有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夷一作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

須極聘強辭以圖相勝若能一無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一作廟謀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

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一本其字下廿一字止作宜罷至於監視饋犒一作館侍傳道語言一了一作事班

行足一作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此十字雖尊寵一無來人厚加禮遇一本人字下四字元

昊不免出兵一無此攻寇一有邊一作逞一作肆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一作國體不若急脩一作邊備以

圖勝算一作廟勝取進止三字一作惟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 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

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尙不

肯妄呼人爲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

此口此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已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祕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以上一作伏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下一無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各爲陛下深思極慮。一作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一作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一無此三字講和之後。一有不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一作訓兵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一有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一作弛爲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一作稱臣。一有而字。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一作必攬通和之事。以爲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一作衆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

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有祖大事必須廷集。一作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四字一作所自用廟謀。一有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二字一作請於使人未至之前。先一有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一有惟陛下裁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同前

右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尙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

是一作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一作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同前

臣竊聞吳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一有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爲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

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爲準備。其僞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一作出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爲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恥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必一有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爲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謀以求勝算。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一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爲闕錢。累於東南剗刷。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錙。故淮南近歲。號爲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

之爲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一作輩皆刻剝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諸路自警劫後。繼以蝗旱爲孽。民間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卹外方防禦姦吏刻剝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爲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爲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一作無窮。今抃既不可預教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疎脫。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尙執一作前議。卽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醜虜君臣。頗爲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恥。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 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觀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效。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旣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敕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將至。一作至。一作到。所聞如此異同。一作雖有異。一作置。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劄子】紹寧所進。此下有自字。

【論孫抃劄子】際。一作問。

卷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

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之字一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致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爲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棄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爲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同前

臣近爲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郡置兵爲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

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賊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爲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一作無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爲備之名。而無爲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腳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內。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爲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爲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爲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欲

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天下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一作慈，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爲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墮頽，一作政法一作政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狀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

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尙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問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字賊數不少，想其爲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及一作仍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羣臣上言者皆爲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狀忠言之多，不狀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儉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旣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

一一作謀夕。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爲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一作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擢一作字。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一本有之人主因之薄一本作之。其待遇。迹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內。一作置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無字作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一作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 同前

臣昨日伏觀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一作置。紀綱大隳。二十四年。一作十年。問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一作不。敢指一作發。適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一作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一作正。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

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便一作更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賊愚駸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為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墮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頗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尙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使一作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尙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卽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卽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一作須防作僞。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 同前

右臣等伏觀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一作。其不肖者不用。則

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鄰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加一作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 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

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悔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一作乞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旣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一作未必肯行，若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旣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

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 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陝西。為買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為一作大患。逃移却人戶三無此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一作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為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一作獎諭。蓋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卞咸為材一作能。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論京西賊事劄子】嘗有後時作常警疑。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鄉兵弓手此下一前後三次此下一有言字。

【論盜賊事宜劄子】戒勵勵一作外處無兵外處誤作處處。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上意一作聖意。

【論呂夷簡劄子】二十四年。四一作餘。國權一作主權。

【論李淑劄子】穢惡。穢字下。一有德字。人主力自除去。人主一作陛下。

卷五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爲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爲患。北面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一作康德輿爲鈐轄。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

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爲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爲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旣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會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難卒然而得。卽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爲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 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爲禦備。凡爲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爲大臣者。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已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劫掠。燒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人。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却一作劫沙彌鎮。許

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却棧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一作多。而乾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爲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何術可爲。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論議甚多。伏乞合聚羣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一作條奏。取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同前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

力之人。二字一作者。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

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

顧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

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

盛事。固已一作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

何事。一作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一作欲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

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

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

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一作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

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

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

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 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

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一作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皆爲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堪者爲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一有字，連坐舉主，重爲約束，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爲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一作舊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一有大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一作弟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爲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一作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爲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爲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戚一作舊，舉旣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

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重一作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爲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人。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一作廳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爲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今諸

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一作信則更無凜畏。必效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尙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卽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效。徐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尙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一作洎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爲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尙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一作資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尙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

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爲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爲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爲恥者。假之既不足爲重。得者又不足爲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爲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一薄。

一作澆

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

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惟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一作得}。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

舉館職明文。尙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

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卽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薦子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尙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爲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論李昭亮劄子】北面北鄙纔過便不復留意便字下。今秋用三字差悔何及之一作悔。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劄子】亦又一無伏又字爾一作力主此字下。必不自怠一作不而沮難三字。

【論臺官劄子】資限選舉限一作起自蓋自用資限一作限。

【論京西官吏非人劄子】逐處一作逐旋並當一作當並合一作合。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轉運一有所業一作事館閣闕人閣一作。

卷六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爲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爲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至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

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一作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册一有受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

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誤一有

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

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

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

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

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已一有許二十萬到一作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

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一作神一作算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

血有盡四夷禽獸無狀引之轉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

尙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一作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

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一作損一作百萬

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

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僞和乎。二問旣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旣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旣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一有中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五字一作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日賊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賊污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自上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一作省要供軍費。凡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

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養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卽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尙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爲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爲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效。而先已踰違不一無論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患。一作而此三人不法已各如此。若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死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爲。或其性本闊略。偶不點檢。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竈。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己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一無字。可以常爲不法。臣恐翫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吳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效力之際。且夕來三字一作近者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邪

州諸縣枷杻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種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上言滕宗諒支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勸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遍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勸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勸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勸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一作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 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搔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慰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左右一有字。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故意外侵陵。乃是輕慢朝廷。舞文弄法。一作舞弄文法。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爲此態。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爲奇貨。務爲深刻之事。以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勅條。況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宜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爲邊鄙所輕。爲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尙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一作伏。乞別選差官。取勘結絕。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種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竈。不過

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一作三兩人而已。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爲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鞠。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一作行。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 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一作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洩。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 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

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振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爲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尙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爲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尙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爲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爲然。伏乞採臣此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榜。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懷疑不納。但無謀主。尙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

一有言字

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稟催督。

一作監催

捉殺。後來

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爲頭項不少部分。一作內進退須要統一。指蹤一作縱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稟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

反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鬪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恐進退之間。號令不一致。茲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奏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困獸猶鬪。不可不虞。寇死命窮。一作寇死命恐未易敵。合早除剪。仍一作切須一作須由督責。況蔡稟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

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稟自到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枷一巡檢致得兵士喧譟幾至生變苟或如此張皇竊恐別致生事其蔡稟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一作專一早能一作了當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 同前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尙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歛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故字一有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

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一作盡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論乞令韓琦經略陝西劄子】如何。一作決。

【論西賊議和狀】彼者。一作彼已。一旦二字及一。忽肯一作而肯。一議此字下有和字。

【論勘滕宗諒事劄子】支用錢多。一作用錢過多。在慶州日。一作日。憂嗟。一作驚嗟。獨有論奏。獨一作。

【再論燕度鞠獄枝蔓劄子】虛張。虛一作廣。

【論乞不勘狄青劄子】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八字。一作必非故意。

【論江淮官吏劄子】情法。一作情理。

卷七

諫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內。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內。大小賊盜獲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如強劫羣賊。亦不爲少。據於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爲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爲勞績。臣料一作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爲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法爲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是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爲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卽乞不拘常格。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羣盜縱橫。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盜者。

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去惡，但要淨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強盜，縣尉巡檢以死命鬪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理爲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一作頒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爲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吉水，創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劫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又一作及民間以爲便利，卽乞頒行伍保之法於天下。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爲患如何。旣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一作會，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己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

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兇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己。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儒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同前

臣近爲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畏愛。乞却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當此軍城一作賊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今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爲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

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朝廷慎於用刑。尙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旣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爲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恩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卽不知。一作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一作月陝西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稅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爲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

賑卹或蠲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闊。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 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飢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乏絕。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絕矣。況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爲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已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錄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稅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卹。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于京邑。則大雪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乞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同前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

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道一無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宜一作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作頃見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宜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明。一作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尙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尙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一作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修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卽今澶州之民。爲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爲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爲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剝疲民。爲國歛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稅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稅賦。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一作定稅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祕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洛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叛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

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爲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一有取進止字。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允臣。此下少一等字。失選能選。

【論韓綱棄城劄子】

其棄城。一作棄其城。在處城。作到。

【論乞救賑飢民劄子】

京西東。一作京東。西。免稅租。一作免稅。

【論澧州瑞木劄子】

末來。一字。一作不舉兵。

【論美人張氏恩寵劄子】

以此勞人。以一作似。

【論方田均稅劄子】

郭咨。一作證。

卷八

諫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

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一作賞。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祕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祕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一作春農失業。民庶敖敖。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偷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一有害字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一作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一作困時宜速賜一作施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 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墮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尙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泊至內出手詔。范

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荆王劄子 同前

臣伏觀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爲姦爾。今若盡節一作減。仍浮費。及絕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有。一作有。司會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一作未。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

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與議爲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爲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爲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爲。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

後贈燕王

一行事劄子 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爲議事之初。不得

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賊論。仍乞一有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賊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苦塊中。便答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今閭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喪禮。而允良爲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流間傳說爲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蔭子弟。須是一作習一無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爲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爲藩屏。全不訓誨。使

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一作所。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喃廝囉劄子同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一無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一作以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爲之理。昨來許賊之物。一作誠數已太多。然尙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馳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

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報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嚼厮囉摩旃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嚼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爲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理一有當變。更然。臣謂必先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爲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

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進考者不至疲勞。一作濫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爲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人三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

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

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

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

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

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祇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爲考矣。

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爲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卽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於今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同前

臣伏觀方今夷狄外疆。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塗。飾己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容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算。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爲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一作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一無却字晁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一作齷齪。不爲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誤。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

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人之才。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一作撥入。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一作合。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爲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爲利甚大。則失人爲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修。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澁。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一作實。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一作求。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人一作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學制一作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設一作法。下之所趨也。今先一作有。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

亂矣。簡其此一無程式一作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未
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一有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
肆一作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尙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一作盡人之材者
也。其一有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一無此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一作填帖一作之類。皆細碎而無益
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爲二字一作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一作取材不遺一本有爲治之
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論張子奭恩賞劄子】材藝之人之一作出。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赦赦一從外遭運使一作外遭轉運。

【論乞不攻嶠厮囉劄子】具奏狀劄子五字一作凡。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而後可使而一作然。

卷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曆四年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敞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敞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爲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一作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爲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敞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爲。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爲。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一有臣字尙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恥。未肯抽回。卽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卽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同前

臣風聞楊敞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敞之勇

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人，一作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十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烏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蠻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時一有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爲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爲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攜。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爲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起而爲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爲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爲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旣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爲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爲害愈深。况漸近夏暑。南方燠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

則潭柳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爲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爲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旣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慶曆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

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投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一作辦。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駭。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

移滬。尙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卽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卽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况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蕃部恐他人不能綏撫。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無此二此二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同前

臣伏觀朝廷近爲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一作內挾私徇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愼鉞。令兇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愼鉞亦不曾令小

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爲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旣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爲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爲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卽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朝一作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爲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細碎刻剝。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卽今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人一作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人一作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爲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卽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旣吳育是舉主。卽合自陳。

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臣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 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會面奏爲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尙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者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尙辜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罷御史。授太常博士。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

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今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一作待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有只字是好疑不決。則尤其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三字一作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

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

臣伏觀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綠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眞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爲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爲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和本爲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權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爲敵國指元昊爲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羸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二十萬斤北虜更一作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維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尙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

爲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卽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爲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爲孤壘。其一作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爲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爲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爲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爲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爲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吳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尙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尙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論麟州事宜劄子 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乞罷鐵錢劄子 同前

論耕禁地劄子 同前

論攀務利害狀 同前

相度銅利狀 同前

右五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討蠻賊劄子】若以其一作若其白以

【論湖南蠻賊劄子】便形虛喜一作便謂兵勝因此一作因取巡檢捕賊官等一無檢字乞少一作宜少

【論水洛城事宜劄子】柳禁滬等奏來一作德順軍釋放一作而釋黨留諸族一作蕃族畏滬之威信一作畏滬之威信一作信

之一作驚疑生疑一作邊臣將一作自用兵以來一作西用兵應副一作芻糧其不便四也其字上脫築城築字上一可成

圖一作其可也字

【再論水洛城劄子】小將二字一若却移此上有邊防利便一作邊防之黨護一作助武士一作人滬實有功

效其理不曲一作滬實有功極多一作固多絕少一作殊少築水洛耳洛字下一艱辛一作助是功一作而功不肯一作無復蕃

族一作生聚別致別字上一黨庇一作顧慮

【論陳留橋事劄子】爭陳留橋事。橋字上一亦聞。一作

【論任人之體劄子】又令今後。一無又

【論大斤茶劄子】大斤小斤。一作大斤所說。一作

卷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一作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爲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惟自兵戎旣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旣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卽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

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一作論識庶有裨補一作助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卽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爲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

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爲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可集事。不必邊任并閑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爲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爲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一無。死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旣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旣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來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爲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算。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爲疑。卽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

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 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爲檢匣抑塞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爲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爲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北虜十年不爲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一作將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概。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之冤。一作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

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殘。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疎者害親。國法遂墮。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卽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爲臣寮論奏。一作奏劾。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羣言。遂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勸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尙爲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爲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却入內已來。舊跡漸甚。一作甚。多彰露內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卷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曆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子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彼一有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一作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爲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况更一作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爲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

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甚。一作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何。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爲貪賊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慶曆五年誤寘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犇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權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犇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一作偏。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騫。且馳騫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騫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

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卽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重。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勅則頓一作徒。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卽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

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勅意亦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爲辭豈可尙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勅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擢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棍事狀慶曆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棍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爲朝廷出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

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爲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殿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三殿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殿果在中國。則三四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三殿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爲誤計。其失尤多。且三殿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殿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容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一作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慶曆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

此無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得名位則一作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三有至如二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一有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字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一作行。事六字乃特一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一字一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此仲淹深一作練世事。必知凡百難事。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無不敢自出意見。但多此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惟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朝常一作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遠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一作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八字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

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內。四夷相賀於一作外。此臣所以一有爲陛下惜之此無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此無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此無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而一有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爲洛之類。及其餘文。意皆不若。一作爲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蓋用綿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曆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

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爲責耳。

薦劉義叟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進劉義叟春秋災異狀，同前。

論契丹侵地界狀，已見河北奏草全書中。

右三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被選之者，一作人，皆亦一無常能，常字。

【論杜衍等罷政事狀】尤彰著，尤字下，一有爲字。之得專，之一，好權，好，一懇讓之者，一無者字。見其皆未行事，六字一作欲其

作事，條事，一作條例，然不敢，然字下，一惜之也，一無之字。

卷十二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內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

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一無者字。且字一作却。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卽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一有字。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此。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旣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會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爲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曆狀嘉祐四年誤寘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一作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文字一作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一作排。以月日一作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可得一作取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字廢墜矣。一無此字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

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分明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一作記。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一作惰。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眞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爲自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

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字有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

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一作皆。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詔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

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 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

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一有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者一作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會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

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功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爲一無字於災旱一作於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一作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調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嶇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 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佰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書】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是字上脫去忠，邪不分而五字，盡疑，盡字上一與下爭勝，與字下一

沮言事者。沮一作拒。

【論修河第一狀】乃能一作可已及一作將遠處。一作遠者就河便近。一作出諸近收聚一作儲積因而疏決。因字下一

【論史館日曆狀】亦得以書一作得書以。

卷十三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 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爲太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爲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別無恩例。只自慶曆八年。創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爲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爲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敍勞酬獎，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絕。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 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勅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墮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功。一作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一作廣得功料大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一作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勅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概，開先殿初因兩條

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良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脩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一作未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它所。陛下尊爲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爲將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盡焚除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一作聽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尙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滄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一作之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作流乎淤澀。乃於滑州天臺壩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壩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壩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一作復決。然則京東

橫壠兩河故道

一無字

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

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

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

則當日水流

決一作

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

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

有一字

不能必則

一作必

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

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

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

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

然一有字

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

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闢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

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

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

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

一有者字

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

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滄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

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則一作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一作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次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一作論修六塔河。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一作大。而其害未至。

此一作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

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

自古無不無一作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

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旣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

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

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一作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

之所慮也且事欲一作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

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

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

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

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

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

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一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

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

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無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爲一作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滄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瀆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一作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

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后下無隱情。上無一作
瘳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
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
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
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
也。臣竊一作
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
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
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
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
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旣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
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尙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

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月餘。青罷。福密。知陳州。

【論罷修奉先寺狀】堅壯一作堅固

【論修河第二狀】未知此下一有始字不攻不待字不快一作漸壅此其常勢一作此常自是一作古力復此下一有水

不能行水字上一有而字又自下流先淤下流一作海口又淤下流一再有下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一作計用梢芟減

得一作損已是一一作自是浩大一作既大則此所謂則一作此大抵一作約今河今有日字下

【論修河第三狀】畏小人一作畏位口舌一作之說之臣一作大臣目下一作即日若得一作能使若非有私仲昌之心一作本非私仲昌

功料一作功費費物一作賈物之界一作竟

【論狄青劄子】流議漸消此上一有而字